

T234/3154(5)

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周易會通卷之五



繆昌期

當時甫院

熊秉鑑

元明甫

程

策猷可甫

訂

汪邦柱

之甫全輯

山

楠禁餘甫

傳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

胡氏曰。天地定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為二卦。山澤通氣。欲其合。故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咸恒合為一體。又易八純卦六爻皆不應。否泰咸恒損益既未濟六爻皆應。否泰天地相應。故居上篇。咸恒損益既未濟男女相應。故居下篇。

咸 三三 艮上 兌下 恒 三三 震上 巽下

陸氏曰。貞者二卦之權輿也。貞于感。貴以无心而為咸。貞于久。貴以立心而為恒。然二卦之象皆有完美。而二卦六爻皆无全德。何以咸。惟其虛不虛。則不能受。諸爻各執一。為感。故意必固我之私。結而為志。志者虛之忌也。曰在外。曰志在隨人。曰志末是也。獨於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幾无貞矣。故特于四爻示之以貞。曰。當心之虛也。恒。處其方。舍方則无以立。諸爻各隨地以為恒。故

欲速。遷就之私。似貞而實非。似貞者。方之忌也。曰貞凶。曰貞吝。曰貞婦人吉。是也。獨于初三五言之。其例也。如此。則无以求貞矣。故特於二爻示之。以久中見因。中可求正也。

立氏曰。咸二少相交者。夫婦之始也。所以論一時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為象。而婚姻之道成。恒二長相承者。夫婦之終也。所以論萬世處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為象。而居室之倫正。

咸 三三 艮上 兌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交感也。卦體二氣相與。感見于造化矣。卦德止悅相應。感見于人已矣。卦象二少相求。感見于男女矣。故名咸。夫人而能感。

此存舊
解宜照
後以心
言

則情相孚而事相濟故亨然情每易流於私必以道合不以勢
合以義交不以利交利貞如取女之正則此无私感彼无私應
得感通之道而吉

時解此節皆主事言新說在心体上言更佳感者无心之感也亨
是本體无障隔也吳因之曰全節重一貞字交感决是亨通但所
為感者稍著一毫私愛便非本體必從天命人心發出我感人不
著一感念人應我不著一應念全是天理流行鼓舞於人已之間
也須知亨字内已是正了聖人恐人以不正為感故指出貞字
見感之以亨者全在貞耳非謂亨了又要利貞也取女句連貞
字謂貞而如取女則吉也感通之正莫如取女也

按上經彖詞不言女下經家人利女貞姤勿用取女漸女歸吉多
言婚姻之事而首於感見之

全彖合旨

全彖重止而悅止字尤重感主于悅止則不隨欲動

豈有妄悅以止行說即此是中節而和即此是平感之所以能感

惟和平耳和平者人心之同也天地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感人心

即以和平感而天下即以和平應之天地位萬物育夫非和平所

感通者耶故曰覩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誠也對偽

言也以止行說所謂以誠感者天地萬物之真机在是矣須玩一

所字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

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間无獨必有對，有對斯有感，有感必有應，有應復為感。感者取其交相感之義也。辭曰亨利貞取女吉者，何哉？卦体柔上剛下，是剛感乎柔而柔應之，柔感乎剛而剛應之。二氣感應以相與，造化所感之正也。卦德艮止兌悅，是我之感專一不他，彼之應樂從无強人已所感之正也。卦象以艮少男下兌少女，是男先于女，既不越分，以少配少，又不過時，男女所感之正也。此皆感通之貞吉亨之本也。是以有感固亨，然必利貞如取女則吉也。以感之道極言之，天地萬物同一氣也。天地以氣感

萬物，陽嗆陰吸而萬物莫不化，化資始生，流形矣。聖人天下同一心也。聖人以心感萬民，神直設教而天下自然，躁心釋而和，慈心釋而平矣。即此感通而推其類，吾知大而天地陽施陰受，情之合同而化，此感通也。衆而萬物聲應氣求，情之相得有合，此感通也。感之義大矣哉。

首節丘氏曰：感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无心者不能感，故感加心而為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感，感故感去心而為感，皆也。惟无容心于感，然後无所不感。感字便對應字，无應亦不為感，故曰交感。

二節唐疑菴曰：艮剛之下柔也，似乎感矣。下之以止，是感而无感。

也。允柔之上也。似乎應矣。說之以止。是應而無應也。感而無感應。而無應。是感應萬變而明鏡止水之體。未嘗失也。此无心之感。所以為正也。惟感无心。故六爻言咸拇咸腓。云云。皆不言心。或以二氣句解亨。止而悅。句解貞。男下女。句解娶女。三節。敬承曰。天地感。乃二氣之感。以无心也。聖人感人心。亦非有意于感。空々洞々之中。自成一冲然蕩然之体。自然薰得人心。恬愉夷易。而世道和平矣。使有意于感。非其正。則自不和平。天下何以和平。紫溪曰。天地之感。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感。順人心而无為。只是個正。可見一念邪。无所不邪。一念正。无所不正。觀人心之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即于吾心。而昭然可見矣。苟

不能見吾心之正。其何以見天地萬物之情。如此看見字。有着落。洪氏曰。感何以見其情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也。見其一氣之為流通。而必以正也。見其以正。流通于天地萬物。而實不可已也。其不可已者。无所不見也。程子所謂默而觀之。斯見之矣。中溪曰。情者感而遂通者也。此感之妙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是澤以潤。感山之虛。山以虛受澤之潤。咸之象也。君子以為山惟虛。故能受澤之潤。心非虛。何以受人之感。故未感而此心廓然大公。既感而此心物來順應。一惟虛中受人之感。與山之受澤者一矣。

居体即
止受
是止
地感
悅
聖人
心皆
虛受

此心學也。以感通言。非謂受善也。虛无心也。虛受只是靜養此心。使空空洞洞。則隨事至物。感以吾心受之。无有拒而不入矣。所謂中无私主。則感无不通也。无我固虛。有主則實。惟虛然後和平。而得天地萬物之情。寂然不動。所謂虛也。廓然大公。所謂虛也。內外两忘。所謂虛也。要識豕言感象言受。非有二也。總是常虛之体。我不能不與物接。聽其自往。感亦因應也。物不能不與我接。順其自来。受亦感通也。虛故止。隨感隨受。故悅。

按六爻皆主感人。而皆未足感人。如咸拇。則微心。烏足動衆。咸腓。則躁動。何足一人。咸股。則隨人之意多。爾思則憧憧之念甚。咸其脢。則執而弗通也。輔頰舌。則妄而无實矣。此无他感。以虛為妙用。自梅以上。則皆實之感。以通為極。則自咸拇以上。則皆空之耳。

六爻全旨 李氏曰。六爻皆主心之感物言。宜靜而不宜動。靜者

循理之謂。感之无心。九四之貞是也。動者徇欲之謂。感之有心。憧憧往來是也。初之咸拇。二之咸腓。三之咸股。上之咸輔。則失之動。君子以為外矣。如五之咸脢。又膠于靜。而不能動。君子以為末矣。如程子曰。物來順應。靜亦靜。動亦靜。斯盡之矣。

論

看來以虛受人。可槩六爻大旨。蘓子瞻曰。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將遺其心。而况身乎。身忘而後神存。是故拇。履。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忘也。見其咸。而不見其所以咸也。見其所以咸。非全德也。神不存也。是故不凶。則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何者。咸拇

者不忘。拇咸腓者不忘。腓咸脢者不忘。脢咸口舌者不忘。口舌也。故君子以虛受人。虛受者即所謂神之感。而无意必固我者也。洪氏曰：人之一身心為上，思次之，言說次之，拇脢百體又次之，皆可言也。感之理不可言也，得其不可言者而與形體言說心思俱泯焉，而後感道盡矣。

○初六咸其拇

初六處咸之初，感于最下，是物未接而机已迎，事未交而心先動，故為咸其拇之象。

此未感而有心，將迎者，孔疏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始有其志，志雖小動未甚躁求，故不言吉凶，以其欲動未動，本實

未傷於靜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其拇者，未感之先而志先馳于外，有心迎之，非所以立靜虛之體也。

不曰心而曰志者，志是心之動，心体无私，志有偏向也。蘓氏曰：心主于理，即日感日應亦在內也，心係于事物，即未感未應亦在外也。

六爻之中，一言思，三言志，思何可廢而止于朋從則非虛，志何可无而末而外而隨人則非虛。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六二以陰柔居躁動之地當感時不能物來順應常動於物為
咸其腓之象則心累于欲凶矣然中正之本體猶存使能居之
以靜則順應為用莫非天理之當然而吉矣
此方感而有心期必者居非不動不妄動也心循乎理雖酬酢萬
變而居自若也此居字即止字下文順乃所以居止也順事物之
來以為往非惡動求靜而為居也良體為止止宜居而二失之兌
休為悅宜感而五失之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咸腓雖凶矣能居而得吉者亦以順理為感斯不為感所害也
順即物來順應之順夫子恐人以感為居故提出順字以順言

居見非徒局守者葉氏曰止乎理而不遷曰居從乎理而不拂曰
順順應則於本體不害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初二陰躁皆欲動者九三當股之處不能自守而隨之若執以
自信焉為咸其股執其隨之象如是而往本原之地所喪多矣
吝孰甚焉

此既感而有偏主者執隨是咸股之義咸股是執隨之象程敬
承曰卦德止而說三為良主何以感于說而隨也止休之終止極
則偏而為執字重正是他安之不疑心有所繫處執其隨猶云
守定一箇隨人耳時說謂此爻是隨波逐流與眾浮沉而不克

自樹則志降身辱節義盡喪若楊雄仕莽荀彧臣操之類者來通
交宜以心上看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咸其股者二爻陰躁不處宜也九三陽剛而亦不處乎是所志
者隨人夫夫立志當使我常足以自主乃甘與世披靡所執何
污下乎

隨者柔道也陽剛而亦不處惜之之辭所執者下失陽剛之德也
鄙之之辭按處字即止字居字三之不處猶二之不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以陽居陰失感通之正故設戒曰感物者誠能虛中无我

大公順應而貞焉則推之事感无不通反之心志无不得吉而
悔亡矣使或憧憧往來前念未息後念旋生感心未滅應心復
起則始而以思窮物終將以物窮思此但其朋類從之其遺于
思外者多矣何以感通天下乎

咸以无心為義柰何有思故九四一爻當心之處獨不言心者見
感之不可有心也无心即貞以无心處事則思慮不用而萬事萬
物應之有餘有心即憧以有心處事則思慮徒勞而朋類之外
應之不足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廣矣若執
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朱子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
往來不絕只不合憧憧耳貞字與憧憧相反唐氏曰憧字從心

九四不
亦無心
字亦無
其心
无其心
斯真
美矣

從童曰憧、蒙昧未明之貌。即象之未光大也。惟蒙昧未明，故營
擾、心无定主。既往而將復來而迎，故曰憧、往来。

○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往来未光大也。不正而感則有害，是不正之感，乃為感害也。惟貞吉而悔亡，則
不至于感害矣。若憧、往来則計較橫胸，暗昧窄狹之甚矣。心
之所感，豈得為光大乎。

感害光大，俱以心言。光大原是虛体，太虛中无所不照，无所不容。
其自往自来於吾何有，而何必憧、思慮為憧、者，虛之障而塞
感之門也。故曰未光大如稿，其心以成虛，抑末矣。

○

九五咸其脢，无悔。

足之

心不可膠之為有，亦不可絕之為无，一无所感而置心于枯稿
象，咸其脢也。此僅无係累之悔耳。如感通之正，何

此如老釋之教，以无為宗者，諸爻動而几靜，五靜而无動，皆非心
之正也。但以其无私係，故曰无悔，非深取之也。

○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君子之志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今耽寂守空而不與物感，志亦
末矣。曷足道哉。

末純淺
也咸以
心為深

曰末則所謂本者安在，貞與虛而已。疑菴曰：天地萬物不容廢感，
正以天地萬物之情由感而見，而吾所以通天地萬物者非感不
可也。五何徒取神明活物一切執縛以求定，而失其本作之正乎。

告子之不動心病在于此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陰居悅終則工于媚悅處咸之極則專於私感是不能推誠相與惟飾巧言以動衆也為咸其輔頰舌之象凶咎不假言矣

舌動則輔頰隨皆所以言者感宜靜不宜動以心志感人猶有狹矣况以口乎感以言已非心矣况无實乎故著之為不誠者戒諸爻取象各以其一上六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也徧取象初與四應故拇與心皆在前二與五應故腓與脢皆在後三與上應故股與輔頰皆在兩旁而舌居中

象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

騰者誇張之意深病其實心則无感道其哀矣乎

陸庸成曰人之感應未有不從心者心有所感下則動足上則動口非盡妄也初當艮趾而拇動上當兌口而舌動以明感不從心故皆妄也

恒 三三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天下之理惟常則久為卦剛上柔下分之常也雷風相與運之常也順動相資行之常也陰陽相應情之常也常故能久故名恒夫學而能恒則真積久而有貫通之機故亨且造詣焉而无

頻復之厲。无咎。然所謂怕者。怕于正而已。故必精擇乎正而固守之。不流於異端曲學。乃為得所怕久之道。推之事業。何往不利。不然。久非其道。何以致亨而利往哉。

以理學言。怕無不已。不易二義。惟其不易。是以不已。利貞。不易之常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怕也。合之。乃常道也。倚于一偏。則非道矣。怕字內已含貞字。不貞。必不能亨而无咎。下面利貞。不過點綴分曉耳。亨。无咎。以心言。利往。以行言。怕而可行。然後為常久之道也。可常而不可變。可守而不可行。豈怕久之道哉。怕之所以利往者。由貞正也。若楊墨之徒。守非不堅。終无益于當年。悖正學也。名為怕而實非怕矣。

彖曰全旨

全彖宜以道字貫恒者。謂可怕久之道。非守一隅而

全彖須
總此意

甲合何
等融洽

可見亦
以心言
直截

不知變也。天下惟道為正。惟久于其道為恒。所當怕道之所在。執一而從之。道也。即屢變屢遷而隨時以從之。亦道也。道本无息。何不可久。道本利用。何不可往。曰不已。即怕久也。曰終始。即不已也。天地得是道而循環无端。故日月久照。四時久成。聖人得是道。故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可見道者太極之精。為天地人物之紀。化育何嘗止息。群類何嘗終窮。只一怕久之道。而天地萬物之情。盡矣。人能怕于可怕之道。亦能與天地萬物同運。而不可朽在一心矣。所怕一。所字宜玩。即正字。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卦名恒。取其久也。何所本哉。蓋天下凡分有相維而机有相須。事有當然而情有同然者。其常也。卦体剛上柔下。是卑高以陳。造化有常分矣。卦象雷風相與。則動散相承。非其勢之常乎。卦德巽順震動。是循理而動。人事有常行矣。二体剛柔相應。則彼此相資。非其情之常乎。惟常故久。此恒所由名也。恒字左旁從立。心。右旁從一。日。言立心如一日久而不變也。本義皆理之常。理字即下道字。此四者已含可久之道。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夫恒固亨而无咎矣。又曰利貞何哉。恒本有至正之道也。必利

于正。乃為久于其道。離正不可以言道也。常觀天地之道。易簡无私。是以萬古生成。恒久而不已也。况君子有體之學乎。此恒所以利貞也。又曰利有攸往何哉。又觀天地氣運。如環相生。翕聚之極。即此發散。未有終而不始者。豈君子學不足致用乎。此貞所以利往也。

久于其道。只是久于正理。正理即是常久之道。蓋正外无道。外无恒。惟貞乃為久於其道。而謂之恒。天地以正不著力。天地自无不正。又不是以正方能長久。所謂長久皆正也。如時行物生。萬古常然。皆其理之當然者。何不正之有。天地之道。與久于其道字相應。不必添一正字。而正自在。蓋天无私覆。地无私載。

下經會通 卷五
地之道也。此即正也。未嘗止息。是天地久于正也。看來天地之道。分明聖人指出道之本原。示人宜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說更佳。而時說。但就覆載生成說矣。

終即貞也。靜之極曰終。始即往也。動之端曰始。動靜原是相生。惟久于其道。則學問已做至極到處。故曰終。學至極到處。生不已。便是變化之門。此終則有始之謂。攸往所以利也。汝吉曰。天地之道常。斯變。斯通。斯久。下文日月四時其較著者耳。恒亨常之通利貞常之久也。貞而利往。即終即始。闔闢无已。天下貞一常久之理也。久于其道。即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是道也。經權常變。闔闢動靜。何往不可。曰利往不已之妙也。此乃見其恒也。項氏曰。

聖人恒懷者。以執為久也。故曰久于其道。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恒暗者。不知道之所在。故曰天地之道。恒久不已。終則有始。明道在不已。所以能久也。李九我云。知單出此節。始終二字。以人事言。不必主造化講。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以恒之理極言之。日月麗天。亘萬古而常照。日月一恒也。四時變化。亘萬古而歲成。四時一恒也。聖人至誠无息。而天下自爾化成。聖人一恒也。以此恒縱觀天地。則覆載生成。何嘗止息。天地之情見矣。以此恒悉觀萬物。則飛潛動植。未始終窮萬物之

情見矣。恒道之大如此。

得天得自然之理。非蒼之形也。只重久照。不可謂得天。故能久。

照。四時句。重久成變化。謂陰變為陽。化為陰也。久成歲功成也。

聖人句。重久道化。其心成。其信必言。化成者。正見其久也。天

下大化。非勉強歲時者。能致惟聖人仁漸義摩。垂之悠久。至于淪

肌洽髓。自然潛孚而默化也。然則恒者。天地萬物之不已乎。正者

天地萬物之所以不已乎。甚矣恒貴貞也。程敬承曰。天地萬物

恒不外此恒久之道。不可見。所可見者情耳。如風雨露雷之相

助。飛潛動植之相應。即此是恒。即此是情之可見者也。或曰。此

節即本終則有終。其明一正字。蓋終始相生不膠一定者。乃所

以成其為恒。處咸以感為義。而要于无感。天地聖人皆无心于感

也。恒以不易為義。而妙于變易。日月四時。聖人皆其變易而不易

也。觀其所感所恒者。其以此觀之乎。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萬古不易。恒之象也。君子謂天下有當然之理。所謂

方也。見真守固。卓立其中。不為事變移易。則恒以一德。恒不在

易而在我矣。

方即道也。立不易方。即久于其道也。止于是而不遷。任他毀譽。是

非紛華靡麗。搖他不得。謂之不易。一說張雨若曰。雷風變也。而

以為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豈膠固以為

...

知方
一定
隨時
易意
卦

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然。隨時變易以從道。乃所為不易方也。朱子曰。恒非一定之謂。故昼則必夜。而復昼。寒則必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

按六爻之戒。為易本然之方。初六深而易。九三邪而易。九四偏而易。六五懦而易。上六動而易。二處巽体。天資純粹。可以勉學者。能久乎中而不易其方。故獨曰悔亡。

六爻合旨 恒之道要歸於貞。不貞之恒非恒也。即貞而不知變。

非貞也。初之浚恒可謂貞乎。二之久中貞也。所謂久于其道也。三貞而不恒。四恒而不貞。五恒其德貞而不知變。上振恒動而不知恒。是皆非恒之正者。然貞而不知變。其義難知。故六爻之中三致

者焉。

按恒有不易之恒。窮天地亘古今而不變也。有不已之恒。寒暑昼夜其變未嘗已也。彼執不易而拘常。喜不已而厭常。皆非恒之正。惟法天地之道而恒久不已。則正矣。中溪曰。不能体常者不可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体常。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盡變也。

(一)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與四應理之常也。上下相隔。勢之變也。智者處此。必見幾矣。初六柔暗。既不度勢。陰居巽下。又務深入。言必求聽。施必求報。蓋執理之常。不審勢之變矣。浚恒象也。是雖所求者正。而嫌隙易生。祇以取灾。難得益矣。凶无攸利。

初之病在一浚字。浚求之深也。貞凶无攸利。甚言其不可浚也。初六貧賤之交。四則登樞要而不問布衣者。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恒之凶者。蓋初與四相與之始。則未可遽求深入也。交淺言深。凶由來矣。

始字畧斷。謂初交也。深謂求望太過也。

愚見恒言心學。而初五上又言君臣。殊非卦旨。此爻亦宜主心學言。蘓氏曰。初六浚恒。是理本淺而鑿之使深也。凡人用功之始。立志太銳。取效太急。便有欲速助長之病。故曰始求深。孟氏言深造必以道。而深。愚智者之鑿。正是此意。

九二悔亡。

九二以陽居陰。剛氣有偏。能无悔乎。幸其久中。是存心有常。而本体不虧者。故能補偏救敝。變化氣質。所以內省不疚。而悔乃亡。

此即恒而能貞。久于其道者。悔自內出。九二初當有悔。其內省之疚。正自凶趨吉之介。後來補救有方。故得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悔亡者。以陽居下體之中。是恒性在中。而良心未泯。故能覺悟。其非所以悔亡。

不曰久道而曰久中。中外无道也。中乃恒性。而恒性之明不息。便

可久之
道惟中
過不及
非可
也

心學本
始字畧斷

是久中。久中非有。養心之學者不能。字有工夫。

九三不怕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所以士林耻之。天下非之。為不怕其德。或承之羞。之象。貞而不怕。其吝宜矣。

此即詩所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也。觀一其字。可見德是九三原有者。病在不怕。羞之者眾。不知為誰。故曰或夫。本无德而不怕。尚可言也。貞而不怕。羞將若之何。承者猶入送羞辱與之也。不怕只是持守不定意。不必泥志。從于上句。謂易志于富貴利達也。程敬承曰。三何不言凶而言羞也。以凶害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

為激切也。且凶害尤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人。无可逃于天地之間。故象曰无所容。无所容。直愧死而已。取象巽為進退。三當風雷之變。有不怕象。

○象曰不怕其德。无所容也。人之原无德者。人不嘗物色之。反或見容于世。惟有德而不怕。人皆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指視之眾。安有容身處也。

○九四田无禽。久于其道。則內成已。外成物。怕而益於德也。九四久則久矣。而以陽居陰。久非其位。守曲學而不知變。則久非其道矣。成已成物。皆无功也。象猶田而无禽。雖田奚益。

三當怕而不怕。四不當怕而怕。所謂楊墨之仁義也。取象震為大塗。田象巽為雞。禽象。四與初應。初陰虛。无禽象。并以巽初亦稱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正道所在是吾人當久之位。久非其位奚功哉。猶田于无禽之地安得禽也。

位即道也。恒惟貞故利往。久非其道何所利乎。

○六五怕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五以柔中應九二之剛中。守之不易。是一于順從。臣下極其貞固者也。為怕其德貞。夫以君任臣。同為正道。而守其順從之德。

存時

恐偏聽生奸。太柔則廢臣道也。非君道也。在婦人猶可獲吉。在夫子必至于凶。可見順從之道。臣事君則可。君使臣則不可。

看來怕言心學宜以心學言為是。此即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一樣。五非不常。但執常為常。非常之常。怕以惟變所適為貞。以柔順為常。而不知變。則所謂怕者執一而已。豈利往之貞哉。可見久于道之為變化。非精義入神者安足語此。陸君

此卦合

啓曰以貞為怕可也。以怕為貞則失之矣。取象五居尊在震為夫。二處下在巽為婦。五係于二為從婦。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臣道猶妻道也。婦人貞吉以其從一而終。臣之媚茲一人是也。

人君為天下主。猶丈夫制義。自裁可否。乃宜耳。若從婦人之道。而君權下替。則凶也。

陽主通變。夫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故在婦人則從一。在夫子則制義。者隨時變化之用。制義者。惟我主裁之意。從婦者。從婦人之道也。此所謂執中无權。猶執一也。

按三不怕其德。昧于高明柔克之義。故以躁動取吝。五怕其德。昧于沉潜剛克之義。故以拘滯取凶。皆曰貞者各守剛柔之一節也。仲虎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怕也。五怕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故二爻皆无取焉。易貴知時識變。如此哉。

上六振恒凶

上六居恒極處。震終又陰柔居上。是大臣當國。喜紛更。樂變革也。振恒之象。誤國疲民。莫此為甚。凶。

振恒以振為恒也。以振為恒。則不怕矣。王安石是也。

看來亦宜以心學言。紫溪曰。振作也。起也。恒久之道。宜順无強。宜

漸无驟。上居震極。鼓舞馳驟之意太多。優游涵育之意不足。蓋不徐以俟其至。而欲急以要其終者也。進銳退速。何功之有。大抵吾

人學問。不可著意。亦不可着力。著意則淪于穿鑿。着力則陷于助長。初曰浚恒。戒其鑿于始也。上曰振恒。戒其助于終也。洪氏曰。

恒德何常。靜正其常。應感迹也。豈謂常哉。終日馳務焉。而不知其盡。

說行時

卦

也。凶而已矣。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能恒，乃有功也。以振在上，動擾之極。當如社稷蒼生，何彼固喜功，豈知大无功乎。

在上二字重。吳一源曰：振而不恒，不過一時之失。振恒而不在上，亦不至振之已甚。惟振恒在上，不惟无功，且大无功而凶。

遯 三三三 艮下 乾上 大壯 三三三 乾下 震上

陸氏曰：陽大陰小，故遯曰小，大壯曰大。遯之利貞，戒小人，所以為君子也。大壯之利貞，戒君子，尤所以為君子也。

遯 三三三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二陰浸長，群枉成風。君子何可不遯，故為遯。夫君子能遯，則自信自樂，不殆不辱，不其亨乎。若小人則當以正自守，不可恃浸長之勢，而遂凌轢君子，乃為利耳。

按：姤雖一陰生，然陰猶獨而未群，此則浸長成群，殊非姤比。故陽當此時，直須退避而已。曰亨者，言遯則亨也。此時小人雖无害君子之義，倘戀不知去，終必取禍。故聖人以亨醒之，使君子知時以避小人也。然小人侵迫君子，就是不正，亦非小人之福。故以利貞戒之，使小人无害君子也。或曰：人臣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况二陰雖長，猶未盛而迫陽。君子遽爾退藏，坐觀陰長，豈仁人之心哉。

則此遜不可以退藏言。乃隱而不露形迹之意。寧武子沉默免患。即此義也。象但云遠小人。非退藏也。彖傳云與時行。則不當退藏明矣。

彖曰遜亨。遜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遜之時義大矣哉。

遜亨者。必遜而後亨也。于卦何取哉。卦體九五當位。君子有可為也。六二正應。小人猶包承也。然自識微。君子觀之。則我之德望未損。彼之諛。彙未萌。及是時而遜之。潔身未辱。正志未降。是能與時偕行矣。此之謂嘉遜。所以亨也。若禍已迫。則不得去而所損多矣。安能亨乎。小利貞者。以二陰浸長。勢必至于殄滅。

善類故。聖人戒之。然則遜之時義大矣哉。遜之時。以遜為義者也。但昧時勢者。不知遜。惑於位者。不能遜。必有見幾之智。克己之勇。者能之。處之甚難。所以為大。

時字最重。遜之所以亨。全在時上。玩一而字。便見不遜則不能亨。時行是遜得恰好。无圭角。无痕迹也。聖人先幾應世之妙。全在時行。浸長者。如水之浸。以漸而長也。二陰雖長。而猶未盛。故以利貞戒之。更進一陰為否。則不利。君子貞矣。遜止言時足矣。又曰義者。宜也。事之制也。隨時以遜。而得其宜。又決之蚤。謂之時義。即與時行之義也。唐氏曰。君子之遜。惟其時能當。幾義能引。決所以善存吾道。苟誤以當位而應為可留。一失其時。則悔之且晚。一

有遜字

失其義則當斷不斷禍且隨之矧欲其亨其時其義豈不大哉
 或曰大字不必以處之難上說時從外遇義自中裁所利之貞為
 小貞時也所藏之用為大用所以運時也天地之不窮于剥世道
 之不窮於否君子之不窮于小人全賴與時行之義故贊其大
 按諸名公看遜字多異遜而亨非以退而亨也无入不自得即隨
 處皆亨也君子依中庸而後能遜世易稱龍德而後能遜世遜豈
 徒為隱逸者哉只是隱藏而不露形迹之意驀然而起出于事机
 之外如一言一動皆識幾先有對面相遜而无痕迹者是其遜也
 象曰天下有山遜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
 天體无窮山高有限若遠而去者遜之象也君子得遠小人之

相退也

道為遠之道不必嚴聲厲色但莊敬自持凜不可犯則德威惟
 畏小人自不敢近亦如山之遠遜于天也

大之高也非以遠山山自遠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絕小人小人
 自絕于君子程氏曰君子以天道自處過嘗峻絕小人德方而不
 露道存而不亢如天道默運於上而小人自止于其下而遜不可
 干豈非嚴乎不惡而嚴真嚴也惡是有形之峻厲嚴是無形之
 剛方李氏曰君子之遠小人遠吾身之小人也吾身之小人遠而
 在人之小人俱遠矣若合彖出題則不惡而嚴與與時行不可
 看做二項與時行遜得无形迹即是不惡而嚴湛氏曰遜者蚤見
 而先幾也二陰方長未至于盛故可遠若盛則已及而不能遠之

下經會通

卷五

二十一

下經會通 卷五
矣。惡已動而不及嚴之矣。

六爻全旨 能知與時行者可與言遯則時之一字可槩六爻之旨。知時者其五之嘉遯上之肥遯四之好遯三之固志乎。失時者其初之遯尾三之係遯乎。遯豈好為隱逸哉。聖人无心忘世亦無心戀世。明其天機而不撓乎世味。惟時而已。故有得于時則離世而立固遯也。即同世而居而心無所徇亦遯也。无得于時則因時俯仰固非遯也。即離世獨立亦非遯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易述曰在下位而不往柳下惠也。在內而能固志者季木子臧也。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為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无憂者四皓與兩生也。程敬承曰遯而亨其惟乾之三爻乎。然四猶有好之之心焉。上九則并於世外者也。噫嘉遯焉至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之道貴早見不貴遲疑。貴速往不貴濡滯。初居卦下在遯為尾。衆皆早決而彼獨遲後。明哲保身者似不若是。故厲此其去之不早也。禍且及矣。况可用之以往乎。
時說勿用句指未仕者言。看來宜指戒遯尾者。往者往而有為也。勿往謂當斯時不宜有為也。觀小象自見。程氏曰玩本義晦處靜俟四字則知勿往非必退藏而不為也。順時而處之不輕有所為。以露形迹。姑有所待而為耳。

遯尾者 意欲往 勿用 指戒 六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尾之厲以其往故災耳向使不往何災之有

洪覺山曰遯卦以四陽上遯為義則初六尾也遯尾而厲斯災矣

然則何以處之曰遯尾非也必求遯以顯其迹亦非也古人有行

之者潛晦自存處亂世而隱下僚是也商山茹芝之叟不陷祖龍

之窞陳門挂冠之夫不入禁錮之網彼其不往亦何災乎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當遯時而二有中順之德中則知時之當遯順則不違時而不

遯故與時偕行守必遯之志祿位不能羈縻象執用黃牛之革

雖欲解之而不能矣

執用黃牛之革非必于退藏也二在內卦之中正與小人並處如

杯下惠居人之朝而隱人稱其和而有堅貞不可移奪之德不以

三公易介此所謂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者也

要識中順二字有堅于內而順乎外之意

蒙引謂中順自守即是遯不可謂中順自守然後遯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君子當遯時未嘗无遯之志但或係或好志多不固二之執用

黃牛其志確乎不拔何其固也

陸庸成曰遯之善者莫如遠小人不惡而嚴知此之為遯則不言

遯可矣舜與共驩同朝且與管蔡共國孔子見貨孟氏借驩小人

日在前而我自遯得此義者其六二乎。二不言遯所處不可遯也。但論其志耳。志固而小人不能勝我亦不見我之所以遯。此謂不惡而嚴。或曰遯以二陰浸長得名。則初二兩爻皆小人无疑。何以作君子解。初與四應。四既遯矣。初猶尾其後而追之。即謝事之後。尚搜其過。摘其短。故聖人危之而教勿往也。二與五應。是包承之。小人也。聖人慮其為衆所惑。曰執曰固。志因其善念而堅之。皆所以為君子謀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三當遯時。下比二陰。是縻戀小人之私情。不忍去者。係遯之象。如是不但有損名節而疾。且有中傷而厲也。然此係戀之私。惟

畜臣妾則可得其懽心。施之于遯。豈其宜乎。

係遯為私情。牽係不能遯也。非貪位嗜祿之謂。疾者行之。病厲者身之危。畜臣妾吉。非與之詞。極言係遯之无所利也。取象臣妾。艮為閹寺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係遯之厲。則志氣不振。名節有虧。有疾憊也。所以厲也。畜臣妾吉者。係戀之情。施之此則可耳。若出處去就。大節悠關。豈可係戀用乎。

憊字是形容其疾之甚。勿作厲字看。言係戀之久。正氣消亡。力不足而困憊也。大事以出處去就言。一說畜止也。下体艮三主止。

也。使二陰止于內而不凌剛。故吉也。大事謂大奮乾剛以盡去小人為事。此非三所可能。則係之病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應初六。是小人包承名位。如意獨无好乎。然乾体剛健。毅然絕所好。以遯焉。此義理自克之君子也。故在君子必能好遯。而吉。若小人則不失之尾。必失之係矣。能好遯乎。

程敬承曰。好字要看得細。四乃剛健君子。豈有私好于小人。但陰長之時。或欲大有為。以救世。不無功名之心焉。四之遯。倘所謂儉德。不可榮以祿。括囊不可榮以譽者耶。此非有剛德者不能。故曰君子言小人否。否讀作如字。非否也。言小人不能好遯也。時說

否字作凶字說謬甚。蓋小人何必遯。君子有好不絕。亦小人也。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喻義。小人溺利。故好遯。惟君子能之。豈小人可望此乎。顏卿曰。天下事有斷。乎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者。此好遯是也。君子剛斷。小人係戀也。

九五嘉遯。貞吉。

九五陽剛中正。而下應亦柔順中正。是在己既無疵。在人又順承。似未可遯也。但時當遯。為能炳禍幾先。與時偕行焉。此處遯之正道也。全名全節。不殆不辱。何吉如之。

嘉者。遯得恰好也。若形迹不安。然後遯。或待小人有言。然後遯。便

不嘉矣。程敬承曰：遯何以嘉也。凡遯之不羨者，或露形迹動意，氣使小人疑我而我反見害。九五陽剛故能遯也。中正故能善遯也。隱處晦迹，以身周旋其間而不失志之正。陰雖浸長，且柔順中正，以與我相固結。處遯之世，陰不至，利陽。猶得畜陰，凡以此也。匪獨全身名而所關世道者大矣。故曰：嘉遯貞吉。舊說以去得早為嘉。夫遯至九五，似不獨以甘其早矣。玩註疏俱無早意。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五之嘉遯貞吉，以其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于外，正其在我之志而已。

正志是立得主意定也。按二之遯曰固志，五之遯曰正志，可見

君子出處去就皆關於志。趣若四則不滿志，所好矣。上則得志遠去矣。初則志之不決，而三則降志矣。游氏曰：正志者，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固志者，志士厲行守之于為。此乾道坤道之別也。上九肥遯，无不利。

明決不足者，不知遯當乎事任，係乎私情者，不能遯。上九陽剛居外无應，故超然得意遠去，百不關情，一无畱念，逸民之高蹈也。則俯仰自適，綽有餘裕，何不利哉。

肥以心言，利以身言，有以其志可則其羽可儀。講利字者，劉牧曰：處不逃名，遯而不遯，出不榮，祿不遯而遯也。進退之間，綽有餘裕，何所不利哉。陽亢而无位，則不撓，世累者也。在遯而遠陰，則絕

劉說甚
肥以心言
利以身言

以去得
早意

无罣礙者也。故曰无所疑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人心一掛物累，即不能超然遠舉。肥遯无不利者，由其心超物外。灑：落；絕无罣礙，故能如此也。

无所疑原其心无物累也。或曰在肥遯上看，坦然无碍也是非不知，利害不及，何所罣礙。此可想見其肥遯之意。唐氏曰：再進而否，不无先否之憂，再進而觀，未免不平之志，安能若是之肥哉。大都下三爻，艮故止之義勝，至三猶係上三爻，乾故行之義決，至上則肥矣。

項氏曰：坤六二无不利，則曰不疑。遯上九无不利，則曰无所疑。獨

小畜上九，君子征凶，曰有所疑也。疑則凶，行不疑則利於行。然則疑者，行之禍也。遠小人者，最慮其疑。上九本不與之相應，又非當位之人，所以能超然不以其身處嫌疑之地，无入不自得。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肥，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决之无所疑乎。

姜廷善曰：四之好不如五之加，五之加不如上之肥。者疾憊之反也。

大壯 三三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四陽盛長，是君子滿朝，勢能有為，故名大壯。夫君子所以壯者

上取 獨看

○

非以勢之強。以理之正也。故必禮義庶耻為立身大防。忠厚正直為立朝大本。則正氣發揮。群枉帖服。乃為利也。

張兩若曰。壯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陽為壯。若五陽六陽。則盛時已過。不得謂之壯矣。君子既壯。何又教他利貞。蓋貞非獨行己之正。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為不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君子。非不壯也。而失之疎。元祐之君子。非不壯也。而失之激。疎與激。可不戒哉。觀本義正固字。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便至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于一念之不謹者多矣。故本義特下個固字。欲君子保其壯也。看來貞在動處。講洪覺山曰。四陽過中而動。乃壯也。是以于其動戒之。謂大之動者。利于正也。

解

彖曰。合。貞。全。彖。要。將。剛。動。與。正。大。看。得。合。一。大。壯。以。剛。動。得。名。不。失。其。剛。動。之。初。便是正大。天地之情不外此。剛動。君子剛動。而至於正大。則君子之作用分明。一。天地之情。是君子之正大。與天。地。同。也。情。以。發。用。言。剛。動。處。已。含。天。地。之。情。而。至。此。可。見。即。於。動。處。見。也。管。氏。曰。大。之。壯。也。天。啓。之。也。而。成。之。則。本。于。人。大。之。正。也。人。之。常。也。而。極。之。則。通。于。天。此。語。可。會。

○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卦。名。大。壯。者。卦。体。四。陽。盛。長。是。正。人。君。子。充。滿。朝。端。大。者。壯。也。何。以。致。之。卦。德。乾。剛。震。動。為。剛。以。動。是。其。以。道。律。身。以。義。制。事。而。見。之。動。作。者。莫。非。天。德。奮。迅。所。以。壯。也。故。名。大。壯。

剛動二字不平。本天德之剛而動。以天不動以人也。非禮弗履。是也。揚氏曰。天下之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由見其壯。惟天德時動則剛大。以直道義此配天地。此塞所以大壯也。故字緊承便見君子之勢以理而盛則君子之盛亦以理而保利貞之意隱然在矣。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壯利貞者。豈強以本无哉。蓋大者自无不正。未有賢人君子而容有入于邪者也。即此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蓋天地所以覆載生成者。止此一無私曲而化育无量。是天地之情以正成其大也。然則大壯不貞而能保其大乎。故曰利貞。

天地之大
之即之明之

大者正也。非謂大者却要正言。大者本无不正也。不正不可以言

大。正大二字不平。緊頂大者正也。來天地之情可見。前講姑依時

說。推到天地說。看來似隔一層。該就君子身上說。為是。彥陵氏曰。

天地无情。惟理所在。君子惟以正成其大。天地所以憺。屬意耳。

向使君子而不正。天亦何私於君子而使之壯。程敬承曰。大壯

利貞。非主防小人也。以自完其大者之本体耳。如存之以待小人

之心而過防之。于天地正大之情拂矣。丘氏曰。心動物也。情則

心之動而見于外也。復為靜中之動。故曰見天地之心。大壯動發于外。故曰見天地之情。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聲勢赫烈。大壯象也。君子以克己之學為大壯焉。蓋性原至剛。惟私累則餒矣。故非禮即私也。研之未形。絕之將萌。從念慮之間。克治之。不使履于外焉。如此則私淨理還。浩然之氣常存。君子所為壯也。

弗履是心上工夫。不是制于外者。全要發自勝二字。假如揮百萬強敵。只要勇力壯盛。還只在外。面着力。惟非禮之私。潛滋暗長。于隱微之中。勇不及施。力不及用。須從念頭起處。斬絕得盡。方不形于動履之間。苟非天下大勇。未有能洗除蕩滌者也。故以自勝為強。先儒謂壯以不發露。預養為義。非禮弗履。正所以養其壯于禮義之中。而有所不輕用也。

正也

程敬承曰。非禮非天地之初也。君子蓋自有勝之者。正為主也。正為主。非禮自弗之。履不待天人理欲交戰于中。而後勿之也。非乾健之至。孰能之。故非禮弗履。動成剛德。此大壯之貞也。勿者禁止詞。弗者以正為主。則自不履矣。陸庸成曰。禮者貞之矩也。非禮弗履。總歸一貞。所以揖情歸性。而所動皆剛德也。

六爻全吉。六爻之吉。利貞盡之矣。利貞者。不恃其壯也。故六爻須得不壯為佳。初處壯始。而用壯。故凶。上處壯終。而用壯。故弗利。三恃壯故厲。若五失其壯。則无悔焉。惟二四之反正也。則吉歸之矣。

蘇紫溪曰。陽壯之日。君子有為之日也。而利貞之戒。倦者。惧其

進不以正而終至于陵遲大壞也。吾觀古之君子其當天下事亦多矣。顧陳實之躁動則輕而鮮謀。元祐之紛更則驟而无漸。是壯趾之凶也。用罔之厲也。進退不詳之咎也。王謝之才僅阻于偏安。韓范之畧不兢於西北。是喪羊之悔也。求其善者惟二四之貞乎。有得于貞則時靜而靜守吾之中以相安于寧一而不以為迂時動而動運吾尚往之才以毅然有為于天下而不以為激。必如是而後吉而悔亡也。然其要則非禮弗履先之矣。夫小人之姦其害有象。吾心之私其害无形。天下豈有不能去吾心之蠹而能去國家之蠹哉。唐人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余亦曰去國賊易去心賊難。

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九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无貞。然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孫氏曰。六爻俱以君子當壯時建功立業言。不立仕進言。有作進而去小人者亦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陽剛雖有可為之才。而居下則不當事權。乃因君子勢盛恃壯妄為乎。是壯于趾也。夫以踈遠小臣一旦舉天下事。惟吾欲為。則君必疑。臣必忌。其凶必矣。

趾取二義。一居下。一進動也。初九非有凶道。特以其始事不宜即壯進銳。如此何為不凶。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以剛處壯。雖在上猶不可行。况在下乎。位卑言高。交淺謀深。力小任重。鮮不敗矣。其孚窮也。

一說蘓紫溪曰。易言有孚中行。又言有孚盈缶。皆倦。然以誠信教天下也。此爻有孚解為必。其孚窮解作必窮。恐非本旨。蓋初六居下任壯。是輕舉妄動。專以意氣加小人。而真誠之意或闕。故聖人教之以有孚。欲其積誠以信於上也。象曰其孚窮言其不能孚也。此所以戒之有孚也。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未免恃壯。而不得其正。然所處得中。則心猶知

循理。故戒之。因中求正。斟酌于行事之間。務非禮弗履。而貞為

則內不失已。外不墮奸。而剛之壯為无窮矣。吉。

王大臣為治。說所謂以禮飭躬。善維壯者。歟。有不主因中求正

說亦可。不用其壯。故九二不言壯。惟言貞。正也。二乾之主。君子

之領袖。故以正處壯耳。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貞而得吉者。由其內有中德。則无乖无戾。自不至血氣用

事也。蓋事從心造。心无偏私。則事无過舉。此所以貞而吉。

中以心言。正以事言。韓求仲曰。由二而上。上則羸角矣。由二而下。

初則壯趾矣。二也。上不在角。下不在趾。而居其中。中者不偏不倚。

且中者

下經會通 卷五
不激不隨之謂也。庶幾裁初三之過于始而補初三之敗於終者。歟。故貞吉也。

李氏曰。爻詞言九二貞吉者。三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三以過剛不中而當壯時。是君子恃壯而妄為者也。以此處壯。吾見小人者正抱快。而欲逞于一擊。固不勝其疾視之狀。而君子者乃不深慮。過防。旁若無人。蔑視小人為无能為。是小人用壯而君子以用罔處之也。是雖所為皆正。能无反噬之厲乎。其貞厲之象。猶羝羊觸藩羸其角也。是君子不能困小人。反為

小人所困矣。

君子小人不平專主。君子說用壯是憑恃勇力。不顧理義。固壯也。

用罔是蔑視小人。一无顧慮。亦君子之壯也。壯未為病。全在一用字耳。義理之強。无所用其強。一用則為強暴。雖于義理不違。

而著一毫輕忽之意。便是血氣。便是罔厲者危之也。蘓氏曰。小人

陰藏机械。方設藩籬以自固。而君子乘之以好剛直前之氣。如羝

羊之觸藩然。則剛而必折。進而必摧。適以中小人之奸而厚其毒

耳。然則君子亦何取于用罔為哉。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恃血氣之強。用壯无足怪者。乃君子而亦用罔哉。所愈幾

以意氣
一氣
一

下至會通 卷五 三十五

何安得不以罔困乎。

此有深惜君子使知所儆之意。

一說作推原說亦佳。謂小人之用壯。由于君子之用罔也。蔑之以

為不足滅而輕與之角。小人將盡力于我矣。蜂蠆有毒而可輕乎。

陸庸成曰。大壯之壯。本屬君子。而反為小人所用者。以君子之

用罔有以授之柄也。太恃壯者。小人將乘而用焉。故君子自謂用

壯。不知我之壯。已為小人用。而我所用。乃罔也。非壯也。罔无也。壯

反為小人用。故无也。然則君子之勝小人。惟以理耳。若角力。則必

不能勝小人。而壯反為小人所用。

一說君子小人俱指九三說。謂以壯待小人。而以罔待君子也。羸

其角則不特小人叛之。而君子亦且離之。蓋四之藩。陰為藩也。三

之藩。陽為藩也。以陰觸陰。則決。以陽觸陽。則羸也。君子方攻小人

而復自相矛盾。則勢不合。而功不成矣。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四以陽居陰。有躁動之悔矣。不極其剛。猶有反正之資也。故因

占設戒曰。處壯者。若能不恃壯。用罔而貞焉。則進无所拂。道可

大行。吉而悔亡矣。以此取象于羊。不猶藩籬。決開不至羸角者

乎。取象于車。不猶大輿。壯固不至曳輪者乎。所謂貞吉。悔亡。蓋

如此。

重一貞字。貞只是不恃其壯意。吉者得遂其進。悔亡。進不以正之

悔亡也。唐疑菴曰：四本動主，當健後而動，得動之正矣。故曰貞吉。二僅得健之正，四合健動而為壯，蓋從容以進，必无失錯。悔亦為之亡矣。藩決二句，正是吉悔亡之象。云藩決是群枉退聽而莫吾阻也。壯與有積中不敗之善，則道可大行，澤可遠施也。以此大輿之輾行此決，藩之塗更何所阻。程敬承曰：不壯而壯，之大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矣。壯于大輿之輻，大壯之象也。輾壯則車強，云壯于輾謂壯于進也。直前而行，无復可禦陽之亨道也。取象張氏曰：四以上震為大塗，群羊並驅而前，无羸困之患，輿之行全在輾，壯則大輿由大塗而往，四陽上進，將為夬之決，乾之純矣。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一不
放
可
甲

藩決不羸者，蓋四以貞處之，則人心无忤，事勢不乖，故經綸如意而不為群枉阻矣。尚往也。

尚上也。上往得遂其進也。本貞上來。唐疑菴曰：四居震動之位，故以往為尚。夫至四然後尚往，蓋乾健震動相配而往也。則前此之不當往明矣。趙汝棋曰：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後遂剛，其可妄動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大壯剛以動也。五陰柔无能為之才，居中无必為之志，是衆皆勇于有為，五獨安常守分，剛壯氣習頓然脫去，有喪羊於易之象。此僅无恃壯之悔耳。

程敬承曰羊群行而喜觸諸陽並進之象也三剛而亢六柔而躁是以有羊觸藩之悔六五柔居尊位以柔道待之是人皆為藩以衛羊而已忽然不覺其无也。有藩者羸其角羊喪則不羸矣羸角者无攸利不羸則无悔矣。然僅曰无悔已耳其如剛德之壯何也。一說易作和易之易以下四陽皆君子五上二爻為小人鄭氏如曰下四陽皆羊也六五者群羊之所欲觸者也。以和易處之而不與敵五不為藩羊將誰觸者壯无所施矣。是為喪羊於易聖人蓋教小人遜君子也。象曰位不當明其小人而據君子之上固宜避位以讓賢者不可與抗也。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小人
隱君子
言甚合
卦旨

喪羊于易由其以柔居中而當壯時處位不當剛果不足故也。位每傷于所恃位不當明其无壯可恃也。姚氏曰以柔居中何為不當在壯言之則為不當矣。蓋乘時策業非優柔不斷者所能為也。項氏曰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三以剛居剛故貞則有厲四以剛居柔故貞則有吉。此貞厲吉之辨也。大壯四五易位而喪其狼故无悔旅五上易位而喪其順故凶。此又牛與羊之辨也。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壯終動極志固壯矣而損本柔才則弱焉。乃恃壯妄為如羝羊。

不能二
不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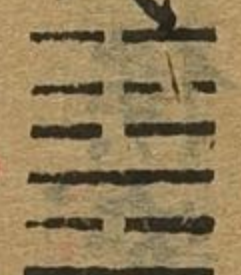
觸藩不能退。然才不足以濟志。則前進之不遂。而无所利矣。此
惟不艱故耳。誠能詳審事机。艱以處之。則天下事可以徐觀其
勢而漸為之圖。得遂其進而吉矣。奚以墳柔為病哉。

通節重進一邊。朱子曰。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兩不能
字俱從觸字來。聖人為世之喜觸者。皆起于易心之萌。故著其辭
若此。周用齋曰。大壯以剛動成。亦以剛動敗。上六幸其不剛。故以
艱戒之。洪覺山曰。不詳審于進退之始。及其无據而後知艱焉。
其亦壯終則變也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能退不能遂者。由其壯終動極不詳審于時勢也。咎矣。既艱

而得吉。則可以尚往。而不遂之咎。豈長哉。

詳者。此心精審。量力識時。无踈畧也。不詳。即不知克艱而慎也。凡
人處事。以為易則不詳。以為艱則詳矣。上六既以不詳而致咎。則
當務詳以勉于咎。張雨若曰。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
藥。

晉  明夷 
離上 坤下

程敬承曰。晉不利剛。以柔而進也。明夷不用明。以晦而明也。何者
晉明主在上。道宜順而麗。明夷暗主在上。道宜艱而貞也。

晉  離上 坤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也。卦象值可進之時。卦德具可進之德。卦變遇可進之君。故名晉。人臣有是三者而進也。當為安國之侯。藩屏國家。擁衛社稷。有佐命之殊勳矣。用是而受君寵。不惟錫馬蕃庶。寵予之厚。又且昼日三接親禮之殷。康侯誠千古之奇遇哉。

康侯不是開國之侯。安民之侯也。晉之時。君明臣順。有諸侯承王之象。治進而盛。躋一世于康寧。侯之力也。后以和順得眾之績。上通于天子。天子亦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寵錫盛而禮接隆。此所以為大明之世也。程猷可曰。錫馬昼接。亦不必指報功。只說當晉之時。明主在上。人臣有能治安國家者。君方寵任之。當受大賜而被親禮也。非前有功而此方報之謂。取象屯。豫。建侯。震也。康

侯坤也。坤有土有民有安之象。坤為牝馬。為蕃眾象。離有日象。五

為明君。二為康侯。自二至五。歷三爻。三以象。

彖曰合吉。

唐凝菴曰。明出地上。日之。以升進也。順麗大明亦進。

也。柔進上行亦進也。然不言明而言柔。有何也。自下之麗則見其

大明。自五之進則不有其明。惟有其柔。下以順道麗。下何不獲于

上。上以柔道行。上何不逮乎。下是以康侯用是道。以錫馬蕃庶。昼

日三接也。此極言上下之交。進之有道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

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卦名晉者。言君子升廟堂而大經濟也。有進之義。故名晉。辭

曰康侯云云者何哉。蓋人臣之進，錄功者時，立功者德，報功者君。卦象明出地上，則世道清明，賞罰无私，有其時矣。卦德順而麗乎大明，則恭順事上，竭忠效力，有其德矣。卦變柔進上行，則微柔在御，崇德報功，有其君矣。三者既備，遭逢之奇，能不進而膺主春乎。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昼日三接也。
程敬承曰：晉進也。蓋以明而進也。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故曰進也。順而句重順字，順故能忠貞而效職。柔進句重柔字，柔故能虚心而禮賢。張而若曰：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故順字重。唐凝菴曰：衆建諸侯，所以安民也。諸侯以安民見功，其所以奉行明君之德，意至矣。此所

為順麗也。鄭孩如曰：臣欲見功，利于君之明，君之待臣，却不喜自有其明也。自有其明，則英裁太露，而謙冲之意少矣。柔進上行，非純柔也。明縮于柔也。故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大明而柔者，不能。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進而照臨天下，晉之象也。君子體之，以日本明也。入于地，則晦德本明也。蔽於欲，則昏于明。是以自昭其本明之德焉。衆欲拂除，一私不翳，而虛靈本體與大明中，天者無異矣。

明德耳。夫在遏欲上用功，日之明非有加也。以上進而出于地，故明耳。則昭者止于撤其蔽而已。不曰求而曰自昭，昭其所自明也。

白昭明
德乃上
進根本

程敬承曰。自昭非為人昭也。內省于潛。以人所不見而昭也。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明出地則愈進。愈明矣。自昭明德。有日進日新之意。光四表格上下。自昭之極功也。晉之至也。潘氏曰。自強不息。我用我之強。自昭明德。我用我之明。易大象惟乾與晉。以自言之。至健莫如天。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以之自昭。

六爻全吉。按晉以柔順合德而成。明良之遇。則臣道貴順。君道貴柔。若初之用孚。至三而衆允。則无不孚矣。順之至也。五之勿恤。至上而伐邑。則有恤矣。明之過也。陸庸成曰。處遜惡後。故尾者厲。處晉惡先。故上者厲。當晉之時。聖人最喜用柔而不用剛。故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何也。剛則競進也。

蘇說以
進德言

程敬承曰。用壯非壯。故大壯以四爻為主。不極剛。乃壯也。急進不進。故晉以三爻為主。衆允之乃進也。非禮弗履。壯以理之自勝耳。自昭明德。進以學之自明耳。故二卦之道。莫先自治。

蘇紫溪曰。人心之有德。猶天之有日也。陽精之曜。不以重淵而息其光。本体之虛。不以沉晦而迷其鑒。故未進則切磋。以求其進。即自邑之伐。不以為勞。已進則舒徐。以俟其進。即得失相仍。不以為恤。至于進。不已而齊治均平。一以貫之。此正明德于天下之效。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居晉下。進之始也。上應竊位之九四。進見摧矣。可枉道乎。砥

德重貞

裕不

貞

耳猶

貞也

礪名節而固守其貞乃遂其進而吉也然此論其常耳設不為人所信亦當寬裕處之不急求知則不自失而无咎矣

貞與裕非二件貞所以自持非以求信于人若因人之不信而生一躁念焉并其貞而非矣故既曰貞吉又曰裕无咎裕正所以成

其貞也程氏曰大凡仕進之始豈遽能見信于上苟欲信之心功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

處進退之道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如摧如人多喪其所守初獨守正无干進之心所以吉也裕无咎者盖初居下位未受官守之命正宜以道自重而綽綽有

餘裕也

看獨字是純然一點尊德樂道之心若雜功名富貴之念則非獨

矣敬承曰獨行正與履之獨行頗一樣看履之所始真心惟素

外別无以易吾願晉之所始持身惟正正外別无以奪吾守故均

謂之獨行願所以善其履也獨行正所以善其進也獨行有无

往不可之意當晉之時見摧也可不見摧也可得進也可不得進

也可无適不可行吾正也

一說行正句原所以見摧之故耳大凡枉已易合直道難容舉世

隨波而我獨欲行正此所以見摧也然因正而見摧又安可因摧而自失其正乎未受命舊說俱作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

義故以未受命什之殊不知裕本是好字若說居官不可裕則把裕字看做曠廢字矣張兩君曰未受官守之命則以貞自守而不汲于求進正其所宜也否則屈已甚矣咎其能免乎

唐凝菴曰罔孚正與衆允反惟初在順始猶无孚五之道故稱罔孚初在下位猶未受五之命故稱未受命蓋非初之孚不足亦非五之不用初以初在上下未交之位耳惟未交故四得而阻之惟未交故寬裕可以自由蓋順積而至二則自然孚自然受命四安得而摧之哉

六二平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无應則汲引无人欲得君者能不動憂世之感乎晉

如愁如也豈可因是自貶哉直已守貞則中正之道久而必終受知遇于柔順之君矣不亦吉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乎
 愁如與摧如不同摧自人阻愁由我生然愁亦非怨尤也憂道之不得行也二之貞與初之貞亦不同初恐其未貞而勉之此因其本貞而堅之受茲介福即是貞吉處受字宜看我能自守其貞則君之寵任自我受之无愧矣程敬承曰六五大明之君而曰王母者何不用明而用柔而以順麗之交孚之極故親之而云母耳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受茲介福者以二有中正之德則康國之具在我明主所必求也豈俾得哉福錫自王受自我矣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宜勿遂其進而悔也。與下二陰道同心孚，故得托交借援，遂其進矣。悔亡。

三居下卦之上，衆陰之長也。初罔孚，衆未允也。二愁如，猶有悔也。

三居順之極，而衆皆相信，可以進矣。未信而進，不免于悔。衆允而

進，其悔乃亡。易因曰：三居順極，可進矣。猶不遽進，必衆允之。而後

進，亦以進為悔，机恐其未免于悔也。

按初二貞反之身也。三衆允徵之人也。然非貞不能衆允，非衆允

而貞又何見。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中正 皆 無德 夫以 允而 宜分

衆允之者，蓋初二以上進為志。六三志在上行，故行道濟時之

志為諸君子所信也。

傳曰：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張氏曰：明出地上，猶有權

如愁如者，柔進上行之義未備也。初无咎，二受福，三象曰：志上行

則進而麗于大明矣。程敬承曰：與衆俱進，其誰摧之。同志有人不

必愁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君子以德居位，猶惧不勝，而四不中正，竊據高位，是德薄位

尊功薄享厚，能不畏人之見奪乎。有晉如鼫鼠之象，是雖錫之

公朝而貞也，難免削奪之厲矣。

三說俱
看意見

是人分
是畏
明之

○

鼯鼠之喻。曲盡鄙夫患得患失之心。貞字一說謂四无貞以進而固為貞。竊高位而欲潛據以為固。雖固必危。一說謂以此人而晉高位。其為正人之害可勝道哉。此初所以摧如也。本義云。貪而畏人。眾所未允。故有厲也。鼯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過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荀子曰。鼯鼠五技而窮。張氏曰。詩以鼯鼠刺貪。此之鼯鼠象其貪於進也。象曰。鼯鼠貞厲。位不當也。

鼯鼠貞厲者。四不中正。而竊高位。是位不當。則位適足以濟其貪耳。此所以厲。

晉。晉也。鼠夜物也。非能以昼進者。大明之世而使小人竊位。則位

不當也。一說晉之時。眾皆以柔進而四獨以剛。故于貞為厲。於位為不當。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本非純德之主。而有悔。但晉道用柔。而六五柔德。宅尊為離明主。諸柔皆進而順。麗其悔亡矣。然所以悔亡者。必去其計功謀利之念。失得勿恤焉。則王心既純。王道自普。往吉而无不利矣。

六五病根全在。以陰居陽。是負英明特達之才。挾長駕遠馭之意。功利之私。恐所不免。此即是悔。是五之悔全。由恤失得而來。故戒之。勿恤者。欲其純王之心也。吉之道也。无意于利。而自无不利也。

此與顯
比失會
不誠同
又蓋比
地上有
水晉明

一經會通

四十五

一經會通

卷五

四十五

出地上
主坎離
中登也

此所以悔亡也。凡先言悔亡者，則所以悔亡在下文。如睽之五爻，正與晉五爻類。通爻只是一意。悔與恤俱就心上說。能勿恤，就是悔亡。非謂既釋其悔亡，又虞其功利之不盡忘也。

既云失得勿恤，又曰往吉无不利，何也？蓋明主庸心于失得者，正為此吉利耳。不知惟不計失得，乃所以无不得而吉利。即在此矣。况晉當此時，摧者不摧，愁者不愁，衆允志行，而鼯鼠不得竊據其間，何失得之有，而又何用憂恤乎？故勿恤者，王者之心。吉利者，王者之效。如時說以大明在上為悔亡者，甚非。六五不患其不明，患其用明之過，而有好大喜功之心。如漢武英明，不免多慾致海內虛耗，勿恤之戒，聖人為慮遠矣。取象失得勿恤，六五離体中

虛故其中廓然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失得勿恤，至治无心矣。無心而化自晉，往不有慶乎。

慶即吉无不利。雲峰曰：用其明于功利之私，明反為累矣。故失得勿恤，明道也。所以往有慶也。易傳曰：六五柔主也。何悔亡勿恤

吉利有慶，兼有之乎？曰：主德尚剛，健晉之主德，不高剛如日之出地，天下已服其明矣。惟柔故明而不過燭，而不察激而不烈，固宜其福之盛也。蓋陽位而柔居之，又離明在中，剛明相合而得中，乃

然爾。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九剛進之極。是純以剛猛用事。圭角太露。為晉角之象。奚用而可哉。惟用以治不服之私邑。則雖兵凶戰危而厲然勇決善戰。足以收功一舉。不至于敗衄也。吉而无咎。夫以極剛治小邑。雖罪所當伐。而威不及遠。亦足羞矣。

維用以下。即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无所利也。潘雪松曰。在角而進亢而不已。其明將窮。不能及遠。維可用于伐邑。但晉明照天下。而維伐邑之用。以此為正。亦羞吝矣。坤邑象。坤能蔽明。亦所當伐。謙六五。伐不言邑。其伐也。公。晉則私矣。既濟九三。伐鬼方。其伐也。大。晉則小矣。一說伐邑以克己言。克己極難。故云厲然。極剛可以勝私。不至從欲。惟危。故吉且无咎。但不能防欲于未萌。而徒

制私于已發。雖正亦吝。

蘓紫溪曰。伐邑以告自邑。推之。猶言自治也。上九失柔順之道。未能渾然不露圭角。既有圭角。即著實磨礪。自伐其氣質之偏。而兢兢危厲庶可吉。而无咎。如自謂貞而執之不變。安免吝乎。道未光。正與明德相反。天理明淨。則氣質消融。一有圭角之累。便非光明本体。此必欲伐而去之也。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維用伐邑。非一怒而安天下者也。用剛之道。豈得為光大乎。楊氏曰。非日中之時。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道足以照天下。无思不服矣。何伐邑之有。一說謂

俱說
字更

○

治私而以力過于外。猶有隱伏于中。內体未瑩于自昭明德大殊。

明夷 三三 離上

明夷利艱貞

明入地中而明傷。猶陽明君子見傷于柔邪也。故為明夷。然君子之道。惟有一貞。時當明夷。雖欲自遂其貞而不得。惟利于艱。難以守焉。不正則失已。直已則賈禍。隱忍行志。委曲盡忠。斯善處明夷者也。

姚承菴曰。顯其明以佐聖神之君。是直遂之貞。遇非其主不得已而晦其明。委曲以存正道。是艱難之貞。張婁東曰。貞即晦其明是也。加一艱字。人之明出而揚之則順。反而韜之則逆。故必艱始

艱貞前
是艱
以行
貞
說
是
之
貞
說
艱
是
貞

得貞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卦名明夷者。離在坤下。明入地中。而光輝不著。故為明夷。夫

明入地中。固取於明夷之名矣。而其義何居。觀諸卦德。內離為

文明。外坤為柔順。是睿知中涵。而忠順外見。以蒙國家之難。古

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蓋其德具緝熙而忠盡事殷。遭紂亂

而見囚也。非明夷之義乎。何言乎利艱貞哉。言時當明夷。宜

自晦其明也。蓋以六五近暗。君宗國內亂。无可去之義也。五惟

柔中之德。正志于內。不形于外焉。古之人有行之者。箕子是也。

蓋其遭近親之難而狎狂受辱委曲以行其志非晦明之謂乎所以利艱貞也

內文明二節不重文王箕子只是把兩聖做個樣子文明節只說個明而見傷為明夷之義不是文王用斯道以處明夷也內文明明在內也外柔順以蒙大難妙正在蒙字蒙者明之反不用明乃蒙也大難曰蒙有許多韜晦善藏用之意文王以之見有德而遇難所以為明夷晦其明句語意承上起下內難句方入六五爻義晦明而明在內即志之正也然惟晦其明者能正其志見非是才智露圭角者所能也能字最重大凡內難較大難更難處事之不可去之不可直以正道持之又不可所默周旋獨此志耳

明貞志非

志在內者也內之明不息故能正志此志用之甚苦委曲難萬難以守此所以謂之艱貞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明為地所蔽則晦然明固在也未嘗息也當昏暗之世有以用明而明滅有以不用明而明全則晦之正所以使之不至息也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蒙大難正志尚未說到文箕至以之方貼文箕講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日入地中夷其明者所以繼其明也君子依此以蒞衆也不明則墮奸露明則傷厚故不以察為明而用晦而明為政无急迫事无煩苛得蒞衆之道矣乃所以為明也張雨若曰用晦而明不是晦其明亦不是用晦又要明又不是以

知者乃
註用晦
急若却
是用明
是明

晦為明。晦字重用。晦正君子所以為明處。蓋明不貴用而貴藏。之正所以用之也。章氏曰：晦者明之藏，明者晦之發。辟人在暗處而見外物甚精。程敬承曰：晦而明與明而晦其明不同。謂君子照物本明而非以明而明也。用晦而明耳。明出為晉，君子體之以自昭而明者也。日入為夷，君子體之以用晦而明者也。出地入地為時不同，其本明之體一也。故昭明而明大，晦明而明全。君子之明德豈有二哉？用字最妙。本明而用則晦也，不能用晦則不善用明矣。是道也，以蒞衆亦以處已常則濟，哲變則為艱貞。取象蒞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者以坤養離也。六爻全吉。丘氏曰：六爻以商周之事言之，上其紂乎？五為箕子

諸交皆
發人臣
則用上
則用晦
之反以
示戒也

之奴也。四為微子之去也。三為武王之伐也。二為文王之囚也。初為伯夷太公之避也。陸氏曰：明夷之時貴艱貞以自全，故義不及比干。薛畏齋曰：明夷之時暗主在上，下五爻皆為所傷者也。然所居之位不同，則所處之道亦異。以位言之，初无位者也。自二以上有位者，二三與上異體，其情疎。四五與上同體，其情親。其位有不同矣。以道言之，初可以遠去保身之智，二守常而經，三通變而權，主于義。四獲心而出，五守正而因主於仁，其道亦有間矣。皆无傷于明者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當明夷之始，去暗尚遠，雖降志辱身之禍未及，而得君行道之

諸名公
多從此
說

机已阻如鳥之飛而垂翼焉。君子將何如哉。道既不行。惟知有去而已。縱去以倉卒適遺其窮。至于三日不食亦不辭也。縱所如不合。動輒得謗。至于主人有言亦不避也。如是而所全大矣。一說主人多不作所適之主人。謂傷未顯而去之。或有疑其去之速者。然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眾人能辨也。若俟眾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故君子不以見疑而遲其行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于行至于三日不食。豈獨迫于勢哉。義可以速則速不食可也。

揭一義字則知君子為義而窮西山採薇亦只為此義耳。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二為股肱之臣。其去暗主也。視初稍近。視三四五尚遠。故傷而未切。僅止于奪爵損權。夷于左股之象。及此不去禍將及矣。宜見幾而作。如用壯馬之速以拯之。則身名兩全。禍可免也。吉。

夷于左股左股非用事者。比夷右未為切也。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個去得早。免于禍。即是吉。非謂可以有為于時也。

一說左股者在事之臣。業與君同休戚。豈可去者必急救正之義。方有補于君國。又謂馬壯乃九三初九陽為壯健之馬。藉以濟艱難于萬一也。曰吉乃為之自我當如是。濟與否無論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舊說極
以速去
言宜就
匡救國
難解更
冠冕

六二之吉。蓋其知禍而拯，不與時違順也。且拯之而速，不失其會。則其順也。順以救傷之法，則矣。此所以吉。

則法也。一說彖曰：柔順蒙難，則順者處明夷之道也。六二陰柔有德，故能速于拯救而得其則。又一說：順是忠順，六二當位

之臣，忍傷以救國事，則忠順不失，合于入臣之則。又一說：以柔從剛之謂順，二用初之壯馬以拯，是為順而得其則也。

蘓子瞻曰：二五九三皆有責於明夷之世者也。君子有責於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六二之用極是也。力能正則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不能正，則君子不敢辭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

子是也。初九六四无責于斯世，故近者則入腹心，于出門庭，遠者

行不及食也。

此存
得說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三以剛明負天下之望，而當暴主在上，宜除之以安天下，故向明除害，一舉而元兇授首，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之象。然君

臣大倫，放伐大事，必詳審于天人之際，不可以去暗為貞而疾為也。

南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也。不可疾貞，非計利害待其庶幾改也。貞即艱貞意也。先曰南狩，示人君不道之戒。繼曰不可疾貞，嚴人

臣不軌之防。蘓紫溪曰：此文舊說皆謂以臣伐君，夫南災牧野之事，豈聖人所忍筆之於經，以訓天下後世哉。竊謂暴君在上，諸

蘇說為
正且與
彖吉利

侯效尤。大邦小邦。姦宄荼毒者不可勝數。宜鋤殘賊。清淵藪。取其元惡而誅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如湯之伐葛。文之伐崇是也。不可疾貞也。頑民之染惡既深。宜以漸而化之。不宜以速而驅之也。翟中泉曰。二是傷可救而救之宜速者。懼為臣者怠惰之志也。三是害當除而除之宜緩者。懼為臣者篡弒之禍也。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三有南狩之志。則非富天下而以吊民為心者。今得其大首。其志乃大得也。

志字多少含蓄。乃字宜玩。所謂有湯武之志。則可。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四。雖入坤為腹心之臣。然闇君徒言无益。徒死无益。則全其身。以存宗祀。以自獻于先王。固其心也。乃見幾而作。得飄然遠去。為大獲我心矣。故為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舊說入左腹。謂身居昏朝。蘓氏曰。二在外卦為股肱象。四在內卦為腹心象。陽左陰右。左股而曰夷。非陽德之亨也。欲行而不得。遂其行也。左腹而曰入。陽德之藏也。有明而自晦其明也。二之時猶可救。故曰用拯馬壯。四之時不可溺。故曰出門庭。所處者明夷之迹。所得者明夷之心。迹異而心同也。取象坤有腹象。入于左腹。自離入于坤也。坤偶有門象。于出門庭。猶可去而出乎坤也。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出門庭者。微子之行遯也。明夷取股腹

心意首為象明上下之分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明夷之時人心有去而不能者其心意猶未獲也。四既入左腹而得遠去實獲其心意也矣。

象有專言心者專言意者此無言心意見當此不得已之時得意遠去甚快之詞。彥陵氏曰此文作微子看則獲明夷之心者。

非徒為一身遠害也實為存宗祀也此念可以自知而不可以對人言故象不徒曰心而并曰獲意。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六五居暗地近暗君宗臣而遇內難也象為箕子之明夷狩之。

不敢去之不可艱難守正以受辱耳貞之至也當是時而遇是君者利如箕子之貞也。

舊說上句將用晦盡發到利貞便雷同矣看來箕子明夷處作內

難貞處方講用晦為是免于難即利不失其正即貞利貞即利艱貞也。胡氏曰君子處平時易處明夷難處明夷而為微子比干

易為箕子難微子已去不可復去比干已死不必復死內難正志箕子以之此殷有三仁而文獨以箕子言之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貞外固晦其明矣然在中之明則炳乎不可息也使明有時而息何以為箕子之貞。

明不可息一息君之意不可

夫子恐人認箕子之受辱似于不明故言此。箕子之貞正是明不可息處當時一段忠肝義胆无可素何之心至托之狎狂受辱委曲用晦豈明可息者而若是乎。

程敬承曰明不可息故須用晦以存之使箕子之明不晦則箕子之身不奴而明遂至滅息明一息便不成宇宙故不可也何者箕子之明天地之至明也不可二字甚重姚氏曰宗臣之明德宗社所賴以維持不可一日息也惟不息故忠義炳朗精誠憤烈可與日月爭光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陰居坤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夫人君照臨四方恃有明德不明而晦下之受傷切矣故始也傷人終也自傷所謂初為天子卒求為匹夫而不可得者故為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曰明夷而曰不明晦蓋惟上六不明而晦所以五爻之明皆為所夷然人之明未必傷也卒乃自傷矣。蘓子瞻曰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而下明而晦者也上六則不明而晦而晦者反觀內照以為明而无晦非明不明晦者用智逐照以為明而反明為晦。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曾自極其明以照四國也自極其明必反為暗故後入于地失其用晦而明之君則也。

照四國不必依本義以位言自古亡國之主多是聰明之人高視遠覽卒之用明而明竭如日之初登于天至暮則入地理有必然此皆是失人君之則也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即是不明晦。潘雪松曰人心之明本不可息此天則也二順人臣之則故用晦以為明上六失君人之則故強明而實晦一說六五以柔居尊為明夷之主而曰箕子之明夷言六五以見六五明夷之象也上六爻象不主紂言蓋六五君位明之所以夷者已于箕子之明夷見矣此則言用晦而明者之反以示戒也故不言明夷。

家人 三三三 離 上 睽 三三三 睽 上 陸庸成曰家人內也而聖人歆其各正睽外也而聖人歆其相遇

然家人言貞不言凶既言于貞不得言凶以垂之也睽言遇不言貞既貴于遇不得言貞以泥之也。蘓紫溪曰晉即大學之明德也而不明則夷矣家人即大學之齊家也而不齊則睽矣自昭明德防其夷也有孚威如慎其睽也。

家人 三三三 離 上 家人利女貞

二五內外各正舉家无不正之人而家道成矣故名家人夫家之不正恒起于婦人而家之難正亦莫甚于婦人故正家者必先修身正內謹刑于之化于以植風化之本可也蓋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玩本義
先字則
男亦在
所貞矣

利女貞。非女子自正。是齊家君子正之也。薛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張中溪曰。家人合巽離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昔舜刑于二女。正合家人巽離之象。

全彖合旨

蒙引云。首節家正也。次節家所以正也。末復舉家正而化成焉。則正家之能事畢矣。

看來全彖俱是什利女貞。當以首節為主。首節當以女正為主。下是推之而得正家之主。大義明于一家。又推之而得正家之化。大義明于天下。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利女貞者何也。蓋一家之人。內外盡之矣。治家之道。一正盡之矣。卦體六二柔正。是女秉順德而正位乎內。九五剛正。是男秉健德而正位乎外。男女各正。豈細故哉。即陽施陰受。陽倡陰和。為天地之大義也。然必先正乎內。而外可正。所以為利女貞也。女正二句。以女先男。則利女貞之義可見。女子貞靜。不預外事。為內正。男子制義。不乖內私。為外正。內外正。則剛柔義明。唱隨道著。是陰陽不可易之道理。迺天地之大義也。曰大義見。關係甚重。信不可不正耳。唐疑菴曰。彖惟言利女貞。而彖傳因及于男者。以見女不自正。男正之也。蓋天下惟女子為難養。聖人以刑于為

義宜
男女
不可
時說
天地

首功女而貞則男之貞與家人之无不貞可知矣。荀爽曰：離巽之中而有乾坤，故曰天地之大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然是內外之正，不自正也，必有尊嚴之君，操紀綱以為整肅也。

其父母之謂乎？蓋五外卦之主，是以父為嚴君也。陽教宰之矣。

二為內卦之主，是以母為嚴君也。陰教司之矣。故嚴君教行

于父子，則初上秩尊卑之位。父：子：也。教行于兄弟，則三五

定先後之序。兄：弟：也。教行于夫婦，則五三四二嚴內外之

別。夫夫婦婦：也。家道如是，可謂正矣。家正則化行俗美，人盡

倫而天下之為人子兄弟夫婦定矣。然不先正乎內，何以致此。

此利女貞為齊宗之首務也。

正自尊者始，故又推本于父母之嚴。君二句緊頂上正位來內

外截然何等整肅，即此便是嚴矣。嚴與正无二義。正即所以為嚴

也。舍正以為嚴，則鳴矣。亦不是有個男女正，又有個父母去

正男女也。自內外位言，則曰男女自主一家之政教，言則曰父母

邵二泉曰：二與三四與五配合，則為夫婦。及其嗣續，則為父母。夫

以帥婦而父道立，婦以成夫而母道成，各得其職以主其家，而家

有所嚴憚，故稱嚴君。或曰：父嚴母慈，何以亦稱嚴？曰：母不嚴家

之盡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嫚帷薄之儀，父雖

爰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尊。爰內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
 恭。夫制婦聽。而家道正也。天下定。不作效說。只以理推之。言天下
 則盡乎家矣。亦不重定。上見一正。而天下定。甚不可不嚴肅。以正
 家耳。正莫易于天下。而莫難于一家。莫易于一家之父子兄弟
 正。而莫難于一夫一婦正。女正者。女非自正也。盖有正之者。孰正
 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
 象曰。風自火出。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人出也。君子欲齊家者。在修其身而已。
 修身莫如言行兩端。故必議論真實。不為虛言。踐履純篤。不為
 惰行。則言行修。而身修。身修而家可齊矣。

揚誠以
 心言亦
 佳

君子知風之自。則知風化之本。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而出
 也。至若身之所出。惟言行。言行只在慈孝友恭義順上見。言而能
 行為。有物。行而不輟。為有常。彖言天下定。則推極言之。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道也。象言。行則反本。言之。修身為本之義也。揚敬
 仲曰。風化自言。行出言。行又自心出。誠心善道。則言自有物。行自
 有恒。誠心之足以化人。初不在諄。告語切。防檢也。
 六爻合旨。程敬承曰。彖利女貞。固矣。詳觀爻義。初能閑。三能節。
 五能假。上能威。刑于之道。男正尚。烏波二。與四。不過順之而已。順
 即女貞也。婦之不順。失在主家者。故家人重嚴。君尤重反身。陸
 氏曰。女之正。惟順。男之正。惟威。无才即是順。六二止于主饋。德威

乃為畏。上九專于反身。威之過為嗚。順之似為嘻。反身之威不用威而似威曰威如。

初九開有家悔亡

正家之法莫重于始。而不開後必相瀆。相夷悔不終无也。初九以陽剛處有家之始。是初固當開。九又能開。故乘其倫之未乖而肅以義。因其惡之未離而維以情。則倫理正。恩義篤。相瀆相夷之悔亡矣。

初九有家之始。未有子婦。專制之責。故其為道也。不曰正而曰開。開者志正而法度具焉者也。

象曰開有家志未亦也。

有家宜 况惟能 剛方成 相家 有白 有家

開之于未變者易。開之于已變者難。當有家之始。人心未變之日也。及此防之。所以悔亡。

玩一未字。見及時防。開之意。蓋初剛得正。有正家之本。離体有先見之明。故能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所謂絕惡于未萌。起教于微渺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正乎內之女。所謂女貞之利者也。故能以順為正。而事无專制。但主中饋之事而已。此貞道也。桃夭之化成矣。吉。

此可見婦人之所以為能者。不在于无所能。而在于能其所能也。盖婦以无成代終為正道。不當自遂而當代勞者也。徒曰无攸遂

在中饋 則門庭 之外非 所屬也 无攸遂 則盡食 之外非

所與也

而已。猶未足以盡婦道耳。洪覺山曰：中饋何以盡女貞也。采蘋采芣以公侯奉祭祀為不失職。大夫妻供祭祀為循法度。小而至于民之失德。乾餼以愆一家之內。豐儉繁簡各適其情。无有尤恐則非有德者不能。故象不曰順而又曰巽。巽德之制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所以吉者由有柔順之德故能无攸遂在中饋而巽以從人也。

婦德惟順故能巽。指五即无攸遂意。曰以者在閨閫之中供饋食之事以左右其夫而已。即詩所謂絜酒食是議乃正位乎內之事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貴嚴。九三剛而不中。過于嚴厲。一家之人能无畏之。嗃嗃乎。此雖人情不堪而悔厲。然法度振肅而吉矣。不然婦子嘻嘻笑樂无節。終有貶倫墮理之吝。

嗃嗃嚴厲聲在卦元。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于放肆。寧過于嚴也。夫為婦綱。父為子綱。曰婦子嘻嘻者。言其綱維之不立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人嗃嗃義勝于情。未失正家之道也。故吉。若婦子嘻嘻則恩掩乎義。失治家之節矣。故終吝。

家人骨肉之情最无窮。必須用節。謂節制防其過也。唐疑菴曰。節以調劑其寬嚴之中也。立于始則為閑。劑于中則為節。非有二也。言節于三者以三在内外之介耳。

六四富家大吉

人君以天下為家而大臣其家相也。六四以柔正居上位。是能開財節流富天下之家者。禮義生于富足。仁讓之風成矣。大吉。看來六四以一家之母言。不必主大臣說。洪覺山曰。陽實陰虛。六四何以富也。順以從陽。保富之道也。一不言富何也。當事之婦也。四則尊矣。富豈金王之謂哉。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故曰大吉。

明姓存
說作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富家而大吉者。由以柔順之德居大臣之位也。順則有生財之大道。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所以致富而大吉。

以說甚
卦吉
宜從

玩一順字。則頭會箕歛皆逆道也。若不作大臣解。則在位乃主

家政者。胡氏曰。二順以巽。四順在位。兩順字。婦道盡矣。二在下之

婦也。四位在上。其主家之婦乎。方猷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

刑表帥。父道也。收藏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父母之

道也。一說楊誠齋曰。善富家者。不宝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為珠

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為粟帛。故六四富而吉。而大聖人

之曰。四之富非富而富也。父子兄弟各順其位。不相踰越。是謂

富矣。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陽剛中正。位乎外。六二柔順中正。正位乎內。是王者身端心誠。化于家。而內外交正。禮教不惑。所謂雖在宮是也。如是則勿用憂恤。而天下无不治矣。王者之吉。

九五尊位。故以王言。假者感格之義。奏假无言。王假有廟。其義同也。家者天下之則。程敬承曰。有家與萃渙有廟同。不假則不能有其家也。曰假則又无所事閑矣。故曰勿恤。舊說五有刑家之德。得二內助之賢。王者以是徵聘淑女。至于其家。則君后協德。勿恤而挑天之化成矣。吉。此聖主得賢妃重后一邊。

知舊說
有字故
在何處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王假有家者。非止能使之順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為愛。乃為假有家之道也。

唐蕤菴曰。九五正位乎外。其家之正不正。恒必由我。此非一閑。可以盡其責者。實有感假之道焉。假之者。即以其真愛相感格也。惟我以真愛感彼。必以真愛應假。道斯大家道。斯正矣。然則其所謂嚴者。嚴其分也。分不定。則瀆。即有愛何所用乎。嚴與愛固相為用者。一說謂二五同德。內外各正。故能感假。一家交相為愛。相愛合一家言。一說交字以交接言。楊止菴曰。交者家人交接之常。愛則心相浹洽。交貴愛。以聯交。而不愛則外以名分相接。而

內情義不親則家非其家矣何以曰有家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治家之道慎始易令終難上以剛居終是當家道大成之日既
能有孚以薦其恩義又且威如以正其倫理則情意浹洽名分
森嚴家道愈久愈昌矣終吉

一家之人初開之三節之五假之至上而家道成人心孚矣而陽
德尊嚴不用威而威儼如恩不掩義情不瀆禮正家久遠之道无
踰于此故曰終吉謂始終皆吉猶云好到底也陸庸成曰終言
孚便要威者畢竟治家以嚴勝和也然威曰如則德威非作威也
威生于反身：端則不戒自孚不怒而威矣一說孚與威无二

不可孚
威乎看
正所
以具
孚以重
威以高

道孚即是威亦佳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威如之吉乃反身自治言有物而行有恒之謂也豈厲聲色哉

唐氏曰初家之始故言正家之法上家之終故言正家之本家之
本在身家人之觀望最切毫不可欺反身而觀其所以閑家者皆
其實有諸已為舉家所信故曰有孚：則閑之自見其行節之自
見其從德威自見其可畏即有不肖之心自此潛消矣感假有本
家道所由以正也嚴君之爨以此豈真以嗃苦其家人哉

鄭孩如曰威從信而來信從反身而來初之有事於閑也三之不
免於悔未信故也曰厲畏則有之愛則未也嚴於已曰嚴人嚴之

曰威。與厲自不同也。九五之交相愛也。非昵于情之謂也。關雎之所謂有別而摯者也。交相愛交相孚也。不閑而閑。威在其中矣。上九之終吉。以五之道終之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至於終而家道成矣。

睽三三 離上下

睽小事吉

大澤異性。中少異志。是物理人情皆有乖異之象。故名睽。夫濟大事以人心為本。人心睽異。豈能大有為哉。僅可收拾人心。維持國勢。圖偏安之小事而吉也。

睽就世道說。人心乖離也。本義不獨曰異。而曰乖異。蓋主于情之

不合而言。不徒以迹之不同言也。小事吉。在濟睽上看。所謂補偏救弊。徐以俟人心之自定耳。正對不能混一區宇。合天下之睽言也。小謂五陰。小事吉。柔為卦主也。凡卦陽剛為主。則可大事。睽柔進乎五。其才不能大有為。故小事猶可獲吉。如蜀先主眾雖乖離。尚未至分崩瓦解。三分鼎足。亦可偏安一隅也。

一說馮文所曰。小事吉者。言小其事則吉也。聖人當天下之睽。散而合之。其事非小也。特以睽散之時。眾志猜疑。批窾導卻。所值艱阻。以大視之。則愈難。以小視之。則差易。故曰小事吉也。小其事。所以大其用也。初之見惡。二之遇巷。三之天剝。四之交孚。五之厥宗。皆小也。至上之遇雨。則天下之事無不濟。其所用者大矣。自古豪

傑處於卑小而以安國定衆者何限如平之交勃寔之吊讓子產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漢之袁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之惡而過視其事遂令睽散而不可解則無得於易之義者也

彖曰合吉

全彖重合睽上蓋天下之物不分則分不明

則必相侵奪其合也睽也惟其睽也則分明分明則无爭而情通其睽也合也故睽之為卦也言乎始之分也惟分可合故當是時而用以濟之若說而麗明是合睽也柔進上行是合睽也得中應剛是合睽也不然天地何以叛而合男女何以別而耦萬物何以分而聚可見惟睽也然後其用可以合而同故曰睽之時用大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

而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睽何也觀象于物則火動而上澤動而下物理睽也觀象

于人則二女同居中少異適人道睽也故名睽衆志既睽无

一可為何以小事吉哉蓋人君欲濟天下之睽非德非勢非輔

不可也卦德說而麗乎明是內既心氣和平外又善灼事机有

其德矣卦變柔進而上行是才雖柔弱乃上操乎大宝有其勢

矣卦体六五得中而應乎剛是以虛中之誠收賢才之助有其

輔矣夫有三者之善是以當睽之時雖未能肇造區夏猶可延

國祚而係人心小事吉也然人但知睽之為睽而亦知睽之

為合乎。試觀天高地下。睽也。然天施地生。化育之事。則同也。成男成女。睽也。然夫唱婦隨。相合之志。則通也。物以群分。睽也。然此感彼應。求之事。則類也。可見睽者。其靜而別。合者。其動而交。不睽。則無以為合。睽。固生之本。化之原。所以立天地之大義。生人物之萬殊也。時用豈不大矣哉。

首節。火澤之睽。于動處見之。二女之睽。于志見之。要知睽者。本同也。本同而後異。所以為睽。

悅而節。專以君言。不必以柔進句。無君臣言。說與明俱重。麗者言和。悅之德。與明相麗也。柔進重進字。應與。鄭孩如曰。緣不和。悅故睽。說者去睽之善道也。而麗乎明。則不苟說。又說之善也。

天下不可以柔主也。剛柔不遇。所以睽也。得中應剛。睽乃合矣。是以小事吉。

三節。推物理之本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曰事

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于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合在睽之中。不睽。則無以為合也。蘓子瞻曰。人苟惟同之知。若

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澤合体而性不同。中有異也。是以君子處世坦率平易之中而有特立挺持之節。蓋求同理不求同俗。求合義不求合情。亦同中之異也。所謂和而不流。群而不黨者。

彖言異中之同。謂天下无物不以兩濟。故睽自有合。異乃所以為同也。象言同中之異。謂天下无事不以獨成。故睽須用合。同乃所以化異也。程敬承曰。明夷晦而明。謂不用明為明。以晦而明也。明在晦中。睽同而異。謂不立異為異。以同而異也。異在同中。蓋君子之同。以理耳。理非苟同。其不同俗。處即異也。同而異。自不至乖異不合耳。大凡處睽貴合。必得其所以為同者。然後睽可合。如以異為異。祇終睽耳。韓魏公不分善惡白黑。其不分乃分也。此同而異之謂也。同而異。正合異為同之道。

異之謂也。同而異。正合異為同之道。

六爻合旨

程敬承曰。君子以同而異。寔欲合異為同。我有異意。

則人有異疑。且睽矣。是故元夫可孚。惡人亦可見。厥宗可合。曲

巷亦可遇。不以異同起見。不以意見生疑。即暫或見與見牛見人

見豕。終必疑。化為信。睽還為合。而遇雨矣。此君子所以貴同也。欤

六爻皆有始睽終合之義。方其睽也。為喪馬。為睽孤。為有悔。為

天剝之傷。為張射之弧。及其合也。為勿逐之復。元夫之遇。為于巷

之遇。噬膚之合。為有終。為遇雨。然其後之合者何哉。以六爻能去

其乖異而致同焉耳。

游讓溪曰。自古叛亂之禍。萌于睽阻。篡弒之罪。始于猜嫌。故六爻

深明睽之必合。而誠之不終誣者。所以勸忠也。君子不幸居危疑之地。負睽離之罪。惟有貞信不二。以理自固。俟夫天之終定而已。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睽必有合。而可濟。初无正應。濟睽无助。宜有悔者。然九四同德。是情非素孚。而道遠相謀。自將協力共濟。悔亡矣。有喪亡勿逐。自復之象。然當睽時同德合矣。惡人之來。亦宜見之。庶可釋其猜疑。免其中傷。而同道濟睽者。不為妬害也。乃得无咎。喪馬悔之象。勿逐。自復。悔亡之象。初與四本非正應。而同德終必相合。如孫劉二人。原非正應。曹操南下。吳蜀皆危。同心協力。以濟之。是也。見惡人。是遇而不絕。非往見也。若往見。則違勿逐之戒矣。

當睽之時。須是有合方好。就是惡人。也不可峻絕他。令彼重其疑。而甚其睽。合異為同。妙在一見。洪覺山曰。心邪而後疑生。疑生而後睽至。初剛得正。无所睽。故悔亡。勿逐。見惡人。皆无疑。其心之故也。行者馬也。无應。故馬喪。見惡人。无咎。所以為復也。

蘓紫溪曰。曷言喪馬。勿逐。自復也。喪者迹之睽。復者德之同。迹異而心同。故不成以孚也。曷言見惡人。也。惡人雖異于我。而其人未始不同于我也。同者同之。而異者亦同之。則人將我親。同者同之。而異者異之。則人將我疑。然則小人之睽。君子豈直小人之過。而君子之絕人。已甚。亦有咎焉耳。有以惡人指四言者。程敬承曰。四既稱同德相應。何復指為惡人。以四主睽為異故也。或曰。睽

有勿逐
異

之時情之疑者解之則愈疑言之悖者辨之則愈悖交之離者強
之則愈離所以流言之禍姬公不辨故自明惠帝之事子房不爭
以口舌故自定况四與初雖旬而本應豈能終外我哉 交有迫
而不可強者寬以待其復迹有避而不可得者款地折其亮處睽
之用微矣 取象陽象在下馬為人所乘而初所應之陽乃在上
而遙則喪馬矣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之時正惡人離開傷善之日使拒絕之適以賈禍矣故初之
所以避咎也豈得已哉
同德之合異德之忌也見惡人以避咎正所以固同德之合蓋世

正之有睽皆起于邪正之太分明而好惡之太峻絕耳故于惡人
以見為避不以避為避 避咎免于惡人之見咎也非望其有所
行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二與五應君臣之分定矣當睽而為諛間是其咎也故必多方
竭慮委曲相求或積誠以感其心或負罪以異其悟如遇主于
巷焉而後明良會合乃為无咎

玩註必字與乃為字二句一串說合睽之道必能遇主于巷而後
得无咎臣與主睽臣之咎也二柔失位而履中能絀其剛迂其身
以成吾君故曰遇曰于巷者委曲之途也 程敬承曰睽之時

委曲之途
字在遇
卷者

若執殿陛之常禮如何得遇惟投合在尋常軌轍之外則下有遇
卷之臣上豈有亢然難下之君哉厥宗噬膚所自来矣二止曰无
咎者臣盡上應之責也五乃曰有慶者君取下賢之福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主于巷求之太殷疑為邪矣然君臣之義不可廢者委曲相
求正道所當然也

巷非遇主之地夫子恐人以委曲為邪故特明之 傳云委曲者
以正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屈已枉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剝无初有終
三與上應不幸居二四之間則見二從後援之猶曳其輿也見

四從前尼之猶掣其牛也見上生猜疑加以相仇之傷又猶其
人天且剝焉然本无是事者事必自空有是疑者疑必釋君臣
終以正合也无初有終

一上兩
見字相
歷上之
見上自
見也三
之見三
目見也
見字宜
王三言

見字直貫到天且剝皆乖睽之象睽之為睽以有可疑之迹也三
居疑地疑橫見生理之所无見之所有而見以為有者終什之以
為无也故曰无初有終 胡仲虎曰火澤之睽生于動三上之睽
生于見本无輿曳本无牛掣本无天且剝疑故其見如此耳其見
如此故无初理本不如此故有終 見者常說謂傍人見之有作
上九見有作三自見者更佳 程敬承曰見輿曳三自見也三欲
進以應于上而不勝其猜疑之心徘徊不進若見其如此者疑膠

成見。錮愈疑。既而疑亡。見什還為婚媾。遇剛故也。非上之剛。三亦安能以遇兩終乎。故君子貴剛。取象曰。輿曰牛。曰人。蓋車以載人。牛以引車。其人輿中之人。指三也。天去髮之刑。剝去鼻之刑。兌為口。而髮與鼻皆在口上下。兌為毀折。故有是刑。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見輿曳者。三居二陽之間。處位不當。迹可疑也。无初有終者。邪不勝正。終得與上九之剛相遇也。

遇剛遇字。着力看。剛字見上之英察。而三惟善遇。所以無初者有終耳。

九四睽孤。遇无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當睽。无應孤矣。幸遇初陽。乃元善之夫也。故勢既相倚。心必相信。遇无夫而交孚也。然當睽時。間之者多。必危以處之。杜疑防間。然後可保其孚而无咎也。

主大臣濟睽說。遇字與睽字相對。全要四去。遇他孚。所以成其遇。厲所以成其孚。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无事之時。則安常處順。而豐孽无門。處有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貴厲則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慎其舉措。以杜其嫌疑。終合而无咎矣。

程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詭而疑。二易滋必寬其量。以杜其隙。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免。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得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濟睽者四之志而不行者勢之孤也遇元夫交孚而无咎焉則

同心協力濟睽之志行矣

本交孚而來可見大臣而欲濟睽全要以至誠感動李氏曰情以

疑而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而相合故四終于遇元夫而上終于

遇兩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濟睽之才不足宜有悔者而居中應二得賢共濟故

悔可亡然非強合也二本五之宗臣當睽之時五既切于下交

二又篤于遇主厥宗之合信如噬膚之易者以是而往何咎之

有

厥宗以下申言所以悔亡也五柔居尊賴剛德以濟天下之睽故

視二曰厥宗二依五為主五親二為宗同心相倚之机一噬即合

而入之深者也潘雪松曰厥宗噬膚所以釋五之疑而決其往

也合睽之道去間與疑五无悔而後往所謂孚以發志也敬仲曰

君當求賢而後賢從之故五六當先往胡氏曰二五言君臣之

睽一言合之難者臣道也五言合之易者君道也故二言至尊之

也下當以分嚴上也五言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噬膚則得賢共事天下之睽可濟往不有慶乎

言以濟性與合言

有慶以濟睽言。非人之慶而天下之慶也。
 趙汝楫曰。爻止言何咎。象遽許以有慶者。睽異之時。患不得合耳。
 五能下二。必能承五。剛柔得合。人情可以大同。慶譽可以大來。
 豈止何咎而已哉。汝吉曰。四言志行大臣者以得人合睽為其
 志也。五言有慶王人者以得人合睽為其慶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
 遇雨則吉。

上與三應本不孤也。然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
 之地。夫剛則過暴不詳。明極則過察多疑。睽極則乖戾難合。能
 无睽孤乎。故三本不失身于二陽。上則疑其汚。如見豕負塗。為

三本无受汚之事。上則疑其有如載鬼一車。為由是積疑成忿。
 其先也。欲張狐射之矣。然而見之者疑也。疑之者妄也。後又脫
 狐不射。且知三非我之寇。乃我之親。由是往而從之。群疑盡什。
 如陰陽之和而雨焉。則其睽不孤而吉矣。

睽孤是搃腦下三句申言其所以睽孤也。見豕疑也。載鬼疑又甚
 也。至張狐疑極而忿矣。脫狐疑漸什也。婚媾疑大什也。至遇雨吉
 則疑盡亡而睽合矣。三疑而見上猶以人之有傷也。上疑而見
 三以為豕以為鬼矣。非人也。種惡業皆由見生。迨其後也。妄去
 見滅。匪但人也。而又媾也。可見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則愈信疑
 然後睽。則愈疑。然疑極必解。睽極自有復合之理。故三有終而

上遇雨則吉也。取象三至五互坎有承象。弦木為弧。本取諸睽。上居睽極。有張弧說弧之象。三兌体。澤水有雨象。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人情有所疑。則睽甚疑。則甚睽。今成遇雨之吉者。由其群疑盡亡故也。

遇于 疑然 故生 遇于 明不能 群厚疑 益初皆 不見此 真見

一疑无所不疑。曰羣疑。群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象。此非三之心。无可議。安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如見承載鬼等類。只說群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曰群疑之深也。倘一疑未釋。安能成遇雨之吉哉。唐疑菴曰。一卦中莫難合者。无如三上矣。而離明之極。群疑盡亡。

其最難合者。皆合一卦之睽。无不合矣。故諸爻皆稱无咎。而此則稱吉。

吳一源曰。上九睽最甚者。剛之極也。何以合之。惟其和也。天地之氣和。乃雨。負塗載鬼之疑。和乃什喪。馬勿逐。和以回之。不為憚見。惡人和以容之。不為浼。遇于菴。和以委曲通之。不為枉。雖曳且掣。心无間隔。雖天且剗。心无疾怨。終不忘其回之通之容之之道。蓋求合之勢。愈難而和。其心以善其道者。愈至。茲道也。惟明者得之。故曰說而麗乎明。以出說和之善也。柔而中者也。五得之以居上。其合睽也。若噬膚。所以往有慶也。

蹇 三三 坎上 解 三三 坎下 震上

下至會通 卷五 二一六

程敬承曰。寒解俱從坎生。而坎下有艮。止而不前。故為寒。坎上有眾動而能出。故為解。寒但可來不可往。解則來往皆吉。而利西南均焉者。取致養意。

陸庸成曰。寒莫先于己。故反身修德。解莫先于民。故赦過宥罪。

寒 三三 坎上

寒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是世難方殷不可輕進。故為寒。夫寒固難進矣。豈終止而不思以處之乎。但貴得其地。得其人。得其道。塞无不濟。故往西南之平易則居天府都上游。進退有據而利。若往東北則英雄无用武之地。何利也。是擇地固濟寒之其

又必見德望謀猷之大人。資之以匡不逮。乃利也。是擇人又濟寒之助也。又必正道行之。濟世安民而行不義。殺不辜。皆所不為。則天下歸心而吉也。是秉正又濟寒之本也。

本義見險而止。與彖傳能止不同。蓋此以時勢言。彼以所能言。西南東北以勢之順逆言。非必拘于西南東北也。見大人指在下之大人。伊呂之徒是也。貞者仁義之師。湯武之征是也。

漢先主據荊州任孔明而信義愈明于顛沛是也。陸君啓曰。坎

北方艮東北方。在艮坎之中。豈有吉理。故反其類。變其義。而以坎一陽為入坤。此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坤之東北喪朋。此處西南而知東北之喪也。卦以九三艮止成義而濟寒之主方在大

大人宜
九五
利見
上

蹇之中出險至上六而始濟則盡脫東北險地矣蹇與解皆言利西南可以想見其義一說以九五為主利西南以得朋言蘓紫溪曰蹇解二卦當以坤卦詞明之天下大難非一人所能獨濟者坤曰西南得朋是有同心協力之人故不難於濟蹇且坎而退入於艮則大難未平坎而上進於坤則大難可出矣彖曰往得中指九五言九五以中居上為人心所歸其詞曰大蹇朋來此正得朋之利也利見大人者當蹇之時君固急於求士而士尤急於自効所謂君擇臣亦擇君也利貞者上以正而收人心下以正而布公道由是朝廷正邦人莫不一於正而亂者治險者夷矣

全彖合旨

陸庸成曰蹇以止為智非不往也止之中時用出焉

止與
用要
合

置身于事外而居靜以觀動乃可以審衰旺之形決從違之準每張弛之畧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

全彖舊說以首節見險能止示處險之道以二節有功正邦示濟險之道見險是未入險中知幾而止宜止也下是身當其任宜求濟之道豈宜止也如此似分為二項矣看來二節總是一意俱作濟險言能止與時用要看得合一利西南見大人貞吉正是他能止處謂止于其地止于其人止于其道也正是他知處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卦名寒者險難之義也。卦德坎險艮止。是有險在前。見險而能止也。故為寒也。此非識時務者不能知矣哉。然欲往而濟之。必有道矣。如所謂利西南者。以四往居五而得中。是據形勝。可以恢復也。故利也。不利東北者。以四退入艮而不進。是陷于險阻。而地窮力屈也。故不利也。利見大人者。以五誠賢豪。往而資之。當有翊運之功也。又曰貞吉者。以五爻當位。有得正之義。正則无不吉矣。是當寒時而掃除亂畧。削平僭偽者。一出于正。則紀綱振而反側消。邦自此正矣。此貞所以吉也。一形勢一輔佐。一名義。三資備而後。可以濟險。寒時之用。豈不大哉。

首節身當世難曰。險在前。迫近之意。止非安坐以觀其難。鎮定不

進也。惟能止方。能漸濟。加一能字。所以贊其智。易述曰。止者退而反身之意。見險而能止。謂陽本務進。能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為智。者。良之光也。

二節程紀曰。見險而止。為知。而六爻皆言往寒。但見其可來。決不可往也。然卦復言利西南。利見大人。若必有所往者。何蓋往而有險不可往也。往而得中。往而有功。亦不可往耶。陽進居五。西南之地。得中所在。當止之所也。舍此不往。而退入于艮之東北。則陷于險。而其道窮矣。益見往西南之為利也。大人者。五也。貞者。正也。五以當位。居正。而是五爻者。為之各得其正。故正邦也。正身而可以正邦。此謂貞吉。此往見大人。所以有功也。當寒之時。土宇分割。

借偽比肩。邦之不正甚矣。迺英雄首事而倡大義。持大信。以激人心。收人望。則反側可安。混一可圖。故能正邦。趙汝楨曰。冒險以前。固有陷溺之憂。倘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得中。上六往有功。君臣德念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于正。聖人之用寒。其大有如此哉。時用無上三者。時用與時義別。時義者。這時應有的道理。時用者。這時應有的方法。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峻險難行。蹇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身之蹇也。德之不修。實致之故。反身以修德焉。或照檢念慮。或省察躬行。使德孚于人。行无不得。所以濟吾身之蹇也。

程敬承曰。反者。往之對也。大凡前面行不去。未有不對。而反轉者。反非却步也。還反此身。何故受蹇。把生平盡行檢省。把生平不到處。盡行刮剔。毋使此身本完之德。有一毫敝壞。是謂反身修德。修則在在可行矣。所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蹇斯濟矣。取象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艮遇坎為蹇。反身背坎。便遇震漸。向西南有出頭之路矣。象之反。即爻之所謂來也。未嘗未反。未連來。碩皆不在北。而與坎爭來。而向西南矣。

六爻合旨

立行可曰。蹇難也。詳六爻之義。則處蹇者五也。五在

坎中。需衆爻以出。險故大蹇。朋來蹇其蹇者二也。二與五應。與君

同患難者。故王臣蹇。餘四爻雖亦處蹇。以不任濟蹇之責。是以喜來而惡往。故爻以往來為辭。然諸爻中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難。以與五非近。非應不能從。五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往而濟君之蹇。故爻言其來反而象以內喜言。二亦喜三之來也。在四而言來連者比三也。故象稱其當位實在上而言來碩者應三也。故象稱其志在內。蓋當蹇之五方待三之來者也。三來則眾爻俱來而蹇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未能有為。故以來譽勉之。此六爻大旨也。李九我曰。當蹇之時見險而止者時也。不容終止者義也。五為君得人以濟。二為臣致身以濟。三之反賴柔以濟。四之連賴剛以濟。上之見而碩從君以濟。初非其時待時以濟。大丈夫不

宜以五為主

幸當蹇之時。一卦六爻之義足以應用。是善用易也。非以見險而即止已也。

初六往蹇來譽

處險而能止為智。初當大難。方殷往以濟之。不陷于險乎。惟來而不往。則得明哲保身之譽矣。

處難之始。居止之初。是能見險而止。見險不往。即是來而得譽。唐虞。菴曰。下三爻皆以止為知。譽獨歸初者。初在見險之始。當止即止。故也。李隆山曰。古人生居亂世。无官守言責者。類皆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机。以致名位俱失。為後代指笑者。有間哉。

取象往以坎言來以艮言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往蹇來譽者非謂終于不往謂宜待時而往也使終于止何譽之有

待字極有味後來碩大之功皆從待來若遽以陷于險何益哉

蘇氏曰玩宜待之詞可見聖人无一日不欲濟天下渭水垂綸南

陽高卧豈非待時而動者乎

六二王臣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精忠之臣也正應在上方在蹇中是當主憂臣辱之日不避艱險蹇而又蹇以求濟之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

已者豈為其身之故哉

提出王臣二字便見身任國事不容他護者蹇猶言坎也二

艮体原不在險因以其君之蹇為蹇則登其所以濟險之道而夙

夜靡寧志將捐軀以殉之豈知有躬哉不言往來者不以往來二

其心也揚誠齋曰諸爻皆不許其往惟二五不言者二為王者

之大臣五履大君之正位復不往以濟誰當其任乎取象坎互

坎蹇象匪躬艮其背不獲其身之象

象曰王臣蹇終无尤也

王臣蹇其事之濟不濟未可知即使不濟而忠貞一念已无愧于天下矣何尤之有

聖人恐人以成敗論人。故以終无尤三字慰之。所謂論是非不論利害。程子曰。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盡也。非曰事已不濟。特恕其才而不尤之。

○九三往蹇來反

三當國家大難之衝。往而濟險。則獨力難成。益以蹇耳。惟反就二陰與之戮力。共濟可也。易述曰。二在內卦。應五為王。臣方蹇其蹇。志濟時艱。豈一手一足之所能。內卦惟三為剛明。有濟蹇之才。二政欲附之。以求濟。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自不陷于險矣。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六二指
未反非
止也
止欲共
洽年
內何以
居正在
時

○六四往蹇來連

往蹇來反者。豈強合哉。內之二陰喜得陽助。此來反所以安也。陰柔不能自立。故利于從陽。內喜者。非但喜其來。亦將因之以得往也。程敬承曰。若云來反。只安于故位耳。六四何以曰連。三合力以濟。唐蕤菴曰。三本成卦之主。故內之喜。三四之連。三上之志。志三。信解難之人哉。然則三之反。非忌五也。有待而進止之。所以為知也。

四以陰柔當國家之難。才弱難濟。往則陷于蹇耳。惟下連九三。資其才力。庶乎有濟。

連者。連之以進也。如許遠當祿山之亂。必資張巡之謀是也。取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蹇非剛不濟往蹇來連者以九二剛當其位實有濟險之才也當位不重實字陽實陰虛且易之為義以得陽為實以失陽為虛如翩不富皆失實者无陽故耳

陸庸成曰凡陽主才陰主謀故陽必就陰恐恃才而妄也陰必連陽恐過謀而无能為也

諸理齋曰三四俱作在位臣說人臣濟國家之難太剛不可太柔不可九二太剛也反就二陰剛之資乎柔也故不陷于險六四太柔也連于九三柔之資乎剛也故可濟乎險三止不陷于險者以

陰也四可濟乎險者以其從陽也

九五大蹇明來

五為蹇主乃國步艱難社稷傾危非常之蹇也故為大蹇幸其居尊而剛健中正則位望既足號召信義又足招徠而朋皆柔助之凡智者獻謀勇者效力而蹇濟矣

大蹇者獨在蹇中以當世難天下之蹇皆其蹇也朋來者朋自外來不但蹇者效忠而凡來譽來反未連皆景從矣鄭剛中曰

諸爻皆以來為言與朋來之來異諸爻之來自外反內也朋來之來自下趨五也夫同德為朋昔之往而蹇也以時未有任大蹇者至是當險難輻輳而來

有以朋指六二合衆朋而來。曰朋來。即所謂利見大人也。張中
溪曰。九五以陽剛而陷坎中。是遺大投艱於朕身。夫豈小寒也哉。
斯時也。正望群賢之來。出其險以救其禍。幸六二為之。正應能朋
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同心協力。共濟國家之難。苟非二居
下體之中。能盡匪躬之節。又安能朋合衆賢於下而來哉。

○象曰大寒朋來以中節也

五何以致朋來哉。以有中德。是顛蹶困踣。而信義愈明。所以鼓
豪傑之從也。

中即中德也。以其在寒能守。故曰節。洪亮山曰。不言中道而言
中節者。遺大投艱。非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中節

者朋來之由也。鄭氏曰。節是氣節。操之節。站定不却。才

便是中節處。二五君臣當天下之任。不可更諉其責于人才。智之
人視之。以為進止。畏難蓄縮。豪傑解俸矣。故二五不言往蹇。陸

庸成曰。坤曰西南得朋。蹇之利西南。以五為義。故曰朋來。解以四
為義。故曰朋至。朋來者。自非中德之操持。在險愈堅。而豪傑何以

嚮應。若此。上所以奏碩功而利見也。五之中節。群賢景慕。止曰
朋來。君臣之分未定也。尚在險中故耳。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寒極將濟矣。苟不附濟蹇之君事之。往猶蹇耳。惟來就九
五合朋來以共濟。則有碩大之功而吉。何也。九五德位無隆之

大人也。見之則撥亂反正之猷，獲伸于中節之君。而利矣所以

此爻如張良之從沛公，鄧禹之從光武也。趙氏曰：寒之道，阨塞

窮蹙，上當出寒之時，得陽剛之助，阨塞者解，窮蹙者紓，有碩大之

象，故云來碩吉。一卦惟上六為吉者，上應三，比五居坎之上，卦之

外，蓋寒極而通矣。利見大人，申明來碩之意。彖曰：利見大人，貞

吉。此爻得之。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往蹇來碩者，以其志在大君，而思以效其忠也。利見大人者，以

九五居尊貴者也。從之，以示天下之有尊，非徒以德之故也。

一說：志在内，謂以安民為念。從貴無德，位言亦通。

尾

